東皐集 貞

附錄

遺墨

東皐先生遺稿附錄

領議政　贈謚忠正東皐李公行狀

穌齋盧先生守愼撰

公姓李諱浚慶字原吉號東皐廣州人也生于弘治己未有諱集麗代登第判典校寺事以學問志節鳴于世最善牧隱陶隱圃隱相推重觸辛旽禍將及負父逃嶺南旽誅乃歸號遁村遁村生諱之直刑曹右參議寶文閣直提學被滑白選叩馬於昭悼之變寔生諱仁孫右議政謚忠僖生五子俱登第至大官諱克堪刑曹判書謚文景以佐翼功封廣城君即公之

曾祖也祖諱世佐廣陽君判中樞府事考諱守貞弘
文館副修撰　贈領議政李氏自遁村始大文子文
孫冠冕赫世○甲子政亂闔門遇禍公兄弟年甫六
七配遠郡丞德丙寅　中廟反正始還京就育于外
王父妣申氏平山大姓高麗太師崇謙後也行尚瑞
判官諱承演之女也尚瑞公奇公器局囑于大夫人
曰此兒終當遠到謹護之大夫人教以義方口授孝
經大學常曰寡婦之子人不與交必須十倍勤學毋
墜汝家聲公敬承無違不出閭巷○就學於從兄灘
叟先生年十七八行成德立乃游學宮不屑於舉子

業專務爲己禮法自持○壬午上上庠不但學業著
聞德望已爲多士所推人已知其遠到天性至孝事
大夫人色養備至每有不安節躬親湯藥進必先嘗
甲申春丁憂執喪盡禮毁瘠幾不勝厥後宰相沈彦
慶聞二公名饋之肉乃輟亡撥刺而返○辛卯釋褐
屬承文院旋補史官壬辰入玉堂爲亞字有士人李
宗翼疏斥時事且言金宗直之學執政大怒請鞫
上召對二品及三司議之俱曰當死公以小官未進
曰此人論議乖僻誠可罪也然以言獲罪恐非美事
公自在小官已著敢言之風無和附苟同之意金安老許沆深惡見罷○癸

已再爲注書復遷弘文著作博士陞副修撰拜延衣
對與具壽聃　啓言安處謙之獄無情被讁者多宣
釋之以應天變時方斥己卯人謂公爲李延慶從弟
受業人也摘以咸罪乃罷安老啣公不已朝夕且得
禍公杜門讀書日有程課而不事文詞用力於性理
之學口絕言時足不出門者凡五載矣○丁酉三奸
誅即收敘拜戶曹佐郎薦入吏曹遷文學弼善校理
掌令軍器僉正副應教應教輔德並兼知製教　教○
中廟以儲學日進博選僚屬知公優於經學善於講
義擢置講院最久時　仁廟在東宮學問優造聖域

公久侍 逖席知有經術三接之禮 顧問之寵非他儕屬比而讀書凡有疑難夜不時 召對輒 賜咨訪其知遇之眷寔出尋常公亦自以爲 君臣知己之遇臣民無祿 弓劒遽遺至公老後每奉翫賜物未嘗不流涕嗚咽也○辛丑陞直提學未久以本職趂副提學極論小人搆亂之後翦寒朝含默之風習天變之可畏好惡之不公

附錄其箚略曰明者因微而識著智者見影而察形識著故因微而預防之察形故見影而能絶之微而不識以至於著影而不察以至於形以覺痛之日爲得病之始則雖有俞附扁鵲未必不縮手却走而無可爲者矣又曰今日之事譬如大病之後鍼砭破決之餘元氣未復榮血初滋而腠理不固脉絡疏虛百邪窺隙日復懔懔苟或昧於微而昧於形

導引乖方妄投非劑而苟安目前慮不經遠則非但
有以感召他疾反致前日之症又曰且如李芑强宗
弊孽間側朝列所當斂迹屛居反躬畏縮之不暇而
顧乃伸眉攘舌凌折執法是其前日强大跳梁之習
猶然尙在乃復發之於此也當時執法者固應按其
積宿之罪思其强大之禍廢之可也黜之可也而昧
於長遠之計縱辭浪說論啓數四而止久貽識者
之笑矣又曰芑之一家前日稔惡之罪皆出於蘊大
之壑而今乃尊崇弊孽如恐不及雖或芑之心足以
自守覊之政不當若是而曰緣剔致醞釀於冥冥之
中後使其宗擧援而起以逞宿憤則異日爲禍安保
其必無耶又如朴雲功勳餘孽恃其饒財輝金駭玉
輸貨權奸陰爲耳目承顏順色助其陰兇隱慝作爲
腹心當權奸之得罪只竄遐裔此亦非厭塞羣心而
今曰胡亂之詐遽蒙量移之 恩如雲者糞土微蟲
其一身有辟固無輕重臣等所懼只緣當初得罪所
係甚大而纔逾一周敢自呈訴 殿下又曲垂矜恤
得從自便一以罪竄一以訴釋一國臣民未知好惡
之所從臣等竊恐 殿下惡惡之心有變於前日而
臣民向者之疑從此滋甚則飜覆之禍終無可止之

期他疾未生而前症後萌其形已露於今日其禍可
懼於後時而舉朝含糊有同寒蟬。公自爲副學時
已懼李芑之貽禍將來論辨如此其切而朝廷不能
去使芑終釀乙巳之禍公則可謂有知人之鑑先見
之明而且嚴於治小人不動於禍福者矣以此芑常
深啣欲其陰中者久矣及其得志也或出公爲平安
道觀察使或竄謫於遠邑至欲加罪者皆以此故也
而然終不得大售其計者豈非公之無瑕釁可指乎
公之姪亙即公之被酷禍者無非挾憾移怒之致而
伯氏亙獻公曾爲大諫時亦極論劾李芑姦蠹害人
狀芑之怨入骨髓者非一二計
則君子之待小人不可不愼矣未幾遷承旨癸卯庭
試文官公以首選文在公之遺稿中集戊方略是其
文也或云登岳陽律是也蓋兩製
皆庭
居魁試進嘉善階尋自右尹移大司成終始一期講
敎不懈公見時習浮躁常誨諸生曰士當讀書修身
而已學宮豈議時事之地耶每與鎭靜士皆翕然

信其所薰陶丕變之功大而難言者猶大川喬嶽及
物之不可見而功利之不細也○甲辰 中廟賓天
將告訃 中朝以有難處事遂公爲副使還拜刑曹
參判寔當 仁廟初服公言於 朝曰宜早封太弟
以定人心當時若如公言則其有乙巳己酉之禍耶
厥後人莫不服公之先見且惜其時之不見採也公
之見事類如此矣○時外戚尹元老有交亂之意
朝廷患之一日諸宰會 朝堂議其誅公以爲不可
引漢薄昭以明之事遂寢○乙巳李芑林百齡忌公
出爲平安道觀察使爲治簡嚴黜陟公明一路畏服

丁未秋蕭秋大水懷襄公以爲變異非常咎在道主
即上章即辜祈罷　上賜優荅特借一年歲遂歎益
薄自奉減去御口盡心荒政民賴以蘇○戊申特陞
兵曹判書累辭不　允明年遞授大司憲判漢城移
樞府其在憲府允所　啓論務從寬允不尚矯激而
惟羣小輩視之若仇隙焉○庚戌五月李芑陳復昌
交搆誣罔譖公報怨縣　朝野駭之沈議政連源嘆
曰斯人名重乃遭此患云公既逐芑之黨爲大李無疆
倡言李某才兼文武不利　國家必欲加罪柄臣有
止之者未售其謀○辛亥遇赦北還其冬叙知樞府

兼都摠管壬子判刑曹時北鄙帥金秀文欲設鎭越
邊審胡怨怒將有變　朝野甚憂　上宵旰北顧欲
命重臣懷綏之難其人大臣以無踰薦公公固辭
不獲至則審視曰幾誤事矣具陳不便狀遍歷招撫
並用威信喩　朝廷旨意夷情乃安考伯公文稱寄公書曰又有近
慰之宴不勝懽身未審君㫖以甚慮云其日又有[illegible]慰宴云則其往必有懽宴矣恩遇可謂至矣懃以
恩遇之隆家人兄弟皆以懽身則公之本性不敢以寵利爲榮者亦可知矣公之出避南征迺明
廟御筆賜書以勞之且有弓矢甲胄豹皮之錫而御筆則雖造雙簇以爲傳家之寶矣蕩失於壬辰
兵火可可嘆惜復　命拜大司憲凡四長風憲皆尚平允而
亦有凜然不可犯之風裁○冬　上命選廉謹賜宴

闕庭公當首與及日公獨移疾不赴自以嘗是選
爲懼故也此亦薦之推謹之至也宣祖末壬寅間上命選淸白與崔
相國興源又追被其選癸丑復判戎曹兼知經筵春秋館事
○甲寅移判吏曹裁抑僥倖凡所選進皆從一時公
議雖在故舊不敢以除拜相干時稱得人自職咸擧
以久專銓柄懼而謝病德興大院夫人公之異姓再
從妹也大院以除拜來干公只言 王子不可臨士
大夫家而無他答焉大院起而去○乙卯判水曹移
秋部以用法輕重人命死生爲辭其不以官職非華
慢視職分也知此公之居官欽愼之意此焉可見

其劄略曰臣再典兵政一掌吏選二職皆朝廷重
任世所榮幸之地而猥以迷劣累忝非分非獨爲人
指笑臣亦竊怪前者一嘗忝居本職錯悞甚多况今
身嬰疾病精神昏瞶至於是非不能辨別其能盡刑
官之任乎今此本職世雖視輕於兩銓其實則不然
而乃周官大司寇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之職也又以
今日言之則聽理之際一失其宜則用法爲之輕重
人命從而死生爲任所關旣大且重故虞朝任官特
以聖臣皐陶居之無乃所任最有重於九官之命耶
又曰刑政顚倒民無所措則一國治亂其不係於此
耶○世皆知兵吏曹之爲重任不以秋官爲等閑職
務欽恤爲何事者鮮矣覩公此劄所論則可想其達
於治體不以人之所忽者忽之而其
奉職居官常若不自足之意如此 及出視職卯酉
趨衙剖析如流而皋皆當理囹圄一空獄訟號爲平
矣○五月倭寇湖南屠城戕帥報至京師大震分遣
左右防禦推公爲都巡察使悉調一道兵措撥諸將

以禦之時狃昇平人不知兵列郡齊潰豕突之勢將
不可遏公不得已進其兄全州府尹公伯公諱潤慶字重吉德性
醇粹局量寬厚有學問之功 朝堂之量爲世名臣推以鉅人長德與季公齊芳並美世稱一門雙璧特
爲全州府尹後官至兵曹判書贈諡正獻人謂位不稱德有文稿行狀及穌齋所製碑文而德業人望
貽載國乘率諸將使督戰靈巖乃致克捷寇悉敗遁南民
莫居當時變初公之未及赴陣也其道監司先以公兄全州府尹公守靈巖守城將其後防禦使來
到其城公既赴而以兄弟之間節制之難故遂爲傳令曰今者 朝廷差送防禦使金景錫既已入城爲
其主將則假將棄其職務不宜因在一城出還官掌云則軍士聞其將去洶懼揚言曰我輩恃令公城守
謂皆生活今若出去則我輩亦將離散防禦使及諸從事亦皆驚懼失措伯公即以私書通于公曰觀此
軍中情勢與防禦使之意皆恃我爲固我若一動處有不測之變吾輩世受 國恩致身至此所謂秋毫

帝力也常恐不得死所此亟吾忘身殉 國之日吾不可去也云云公不得已曰留伯公守城之任而竟致克捷之功 公以初無盪藏功上章自歎 上賜書勞勉錫公表裡甚優公乃分與將佐無餘公之領兵對賊也軍中嘗夜驚譟亂將不可定幕官俱詣公宿帳外呼公言軍中有變公牢睡不應鼾聲聞於帳外良久乃定曉告其由公言老聽甚重幾敗事而不知矣其量宇之凝重如此尋判戎曹乃後 上特稱不忘南征之功而擢拜右賛成仍兼司馬考稿中仍主管三南邊禦倭之務掌兵柄夙夜殫慮甄拔將才訓鍊戎卒以公以律軍政克舉一時名將南致勤董皆公拔也〇上以公有

厚德經術特弄輔養 東宮官辭曰臣少溫潤之色
乏薰陶之術決不敢昵侍 元良誘掖成就 上不
許曰卿如 中廟朝輔 仁宗則可矣【附錄】其劄略曰竊念元
子今在稚年雖無朝夕進講勸戒之事然薰陶德性
漸漬侵漬日造罔覺則必賴左右前後輔導之益如
孔門之諄諄善誘程子之一團和氣者然後幼少之
氣庶幾安於親近從無扞格之患而小臣稟氣不粹
素多麤俗之性頗乏溫潤之色平日燕居尚少申申
底氣象故雖一家兒童朝夕相見之輩皆自嚴憚畏
避未嘗敢狎其何能仰承 王質於岐嶷之時乎又
曰輔養 國本實 社稷生靈之所關係必有德器
學問之實然後可以堪當而小臣則少無師承之學
長乏涵養之功自顧一身只箇一無德薄行之人濫
厠朝列馴致崇班自 上不諒如是必以秩高例授
而如此莫重之任奚及於匪人以誤調護之責耶人
之賢愚不在於官爵之高下尚矣陋巷曲肱德業愈
光有馬千駟民不稱焉豈可以官高不計其人賢否

而授此至重之任乎况在行輩之中如洪暹趙士秀任虎臣等諸臣皆學問該洽德行粹美一時人望無過於此其下學行超詣之臣亦非不多臣何敢排擯許多名賢敢與掄選之列重貽不稱之譏乎又曰至如中廟之朝則仁廟聖學已至高明當時講官之責只在於前說章句而聖心默識融會不待臣下開導之助故臣久忝宮僚至蒙禮遇之勤至於今日則事別前時方今元子尚在沖年輔養之責不徒在於章句之末口讀之間而必待薰陶之益浸染之助然後知覺日開德性可補而可謂輔養之責盡其責矣此固不可比同於前日者而聖敎如是益切惶恐罔堪之至○公之德器經術端合於作人師表人君如欲爲國本擇置師友一時在廷無出右者而公固執於若無若虛之謙而曁此德讓之風非後世之所得見者亦可尚爾○戊午陞左贊成上爲右議政朝野相賀曰時哉李某爲相莫不想望其風采士人奇大升曰朝廷之表百揆之首今乃得矣盖慶之也

庚申陞左加 世子傅公旣升鼎位正色而立百僚
震栗上盡 啓沃日事匡救下提綱維贊成廢事罷
新立無名之科革昭格黜僧宗皆公建白而 上之
采納於公者也至於昭格之罷 先朝靜菴先生之
力爭所不能得而今蒙 允許輿論重之冬辭疾特
紓 宸翰癸亥又以脚疾辭不 允○甲子有奸人
矯 內旨傳于公諫官言剛正大臣被欺不悟請罷
止撓○乙丑尹元衡有罪免進公上相辭以前疾
特命給扶舁朝小官扶掖上 殿卽具疏懇辭不
允其言不但自己遜讓之出於至悃亦可爲萬世君

臣上下之所法戒者而且極論 國家元氣受病之

原引喻譬曉期悟 天心蓋指元衡輩病 國者言

而請從公論以斷 私恩之附錄其疏略云夫入侍之際給扶上 殿此豈人

臣所堪當之事又豈 聖上待下謹禮之道乎稽諸往牒此等殊禮乃古昔 帝王以待勳德重臣或名賢

碩輔之恩也不然則末世辱主致隆強臣媢悅權姦之謬典也臣是何人賤膺此禮乎以德以賢則撫躬

自顧持身行己蔑蔑無可稱者又曰世異古今事隨時宜今乃行瀆古不講之數施之於不當施之人則

不有天災必召人殃又曰待臣下以典禮勿為褻俗之弊末論元衡之罪請從 公論曰頃日擢倖作孽

公論競發終不回 天繼以妖僧矯惑蠱國貽禍公論又發而又見推沮又曰今者耳目論思之官暨

史臣郎僚之輩交章論列而 天聽邈然反覆譬曉辭語回互此固 殿下上恩 先后之愛 俯念勳

勞之故而然也然勳戚乃一時之私恩公論實萬世之大義也又曰固知 殿下渭陽之恩仁愛之

思有所不忍又曰引日留時愈召人言徒使宿惡日播隱慝益著豈若早加　明斷顯示好惡褒之斥之務從公論勉扶正道毋令元氣消鑠於一朝也既出疏請亟正元衡之罪繼

率百官　庭論三日而　允之元衡　明廟舅也

允其罪用公言也且元衡弊政及流來民瘼多所請改

上皆採納恃公為重故也〔附錄〕時有六條選士之法公以為今者必

以此六條俱備選士則責人也太備不但備此全德之人未易多得雖有其人以題目之高人懷謙讓致用必難矣劄請改其題目宜使人安於應選其劄略曰今者以六條俱備選士其求賢好善　聖念至矣在下者所當將順之不暇而但今此取人題目太高若必以六德俱備為准則非幾於聖人地位乎恐難與於此而亦恐有違於取善無方之義也雖以堯舜下聖人一等其德各有所偏況於後世之士其何能備此全德乎昔者左雄以一聞一知十責於貢舉後人以為偏周公以無求備於一人為訓魯邦古人取士

之法槩可知矣彼被薦之人雖其德行果足以應選其自視亦豈有蕭僛而自足者乎今世德全之士亦不可謂之絕無但虛名稱太備人懷謙讓不敢自安耳宜改其名號隨其才學令叙銓內令各道監司敦勸送上○當此之時沈通源亦為相恃宗黨之盛挾宮掖之勢作逐李樑自以為功貪縱無忌攀利招權公視之甚陋且惡其有恃無憚雖在同列未嘗與之語至 明廟違豫之日繼嗣之說亦無顧忌而發公正色折之曰此非人臣所敢容議之事也自此不復敢言而怨入骨髓欲陷者固非一日而特以公正色獨立身無可指且畏 明廟倚任之篤終不敢犯及至公逝之日厥黨反說構誣不遺餘力人謂積怨之

發也○九月 上不豫公以 儲嗣未定爲憂嚴勅
諸衛啓稟 中殿公署祝文遣官遍禱于 廟社山
川 上疾乃瘳召大臣入卧內時 上候熱作重聽
公引史官大書以進曰東宮久虛 聖慮及此否又
因 便殿引見表出大學衍義建儲之說上之而辭
意懇款 上亦感之○丙寅因災上封事論人主召
災之本辨當時以偷合爲中和排擊朋姦太和可致
臣輔獻替 君德可修優容直言士氣可張末乃以
預定 國本爲弭災之第一本俱是至論大計世皆
傳誦 上亦嘉納倚以爲重(附錄)眞㻐贊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吉凶

有以相感蓋其天之與人形體雖殊陰陽之理五行之氣經緯錯綜爲天爲人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氣妙合而凝者也天有是理人受以爲性天有是氣人稟以爲形是故天之理不異於人人之道皆原於天人有形氣之私不知所以然之理妄分彼我見謂蒼蒼者不與於人蠢蠢者無干於天於是放僻奢侈弄成災怪一氣之天不得不隨之而變動焉人固天之一氣而爲人靈者而又首出庶物爲萬姓主其理與氣尤與天地相關流通感應之妙遍體於動靜之頃又曰古昔聖王知天之無乎不在戒謹恐懼兢業持守故其心常正不善之端非辟之干無自而萌焉德與天一心如太虛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物來必照善惡邪正不能遁形末世學乎不知畏敬之道日就弛放之地志隨以趨心始失正雖欲精一以守之本心既失故邪者或以爲正義者反以爲惡忠不見幹而邪常勝正彼蒼蒼不變之天鑑臨在上俯見人不若德安得不至於驚動而垂象乎此後世祥風和氣之罕見而妖孽變怪之荐至也又曰頃日冬雷之變玉堂上劄臣伏見其 批答曰上下交修人心和平處事得中而已第念和之一字有事同而理異有迹同

而實差者誠恐在下之人馳玩中和之教而不體
中和之實以苟同偷合順從而爲和以循默模稜無
非而爲中遂成頹靡偷惰之習人心終至於失中國
勢終至於不振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嘗因
中和之義推演其說曰苟非上聖中和合德之人安
能自致其中自發於和乎其必矯揉培養百倍其功
一念之差必矜惕而勉改一念之惡必力去而勇克
自治旣嚴猶以爲不足必尋師而就正焉取友而求
助焉觀善聞過以成其德然後極其和而天地之位
育可冀焉又曰古昔聖王孜孜於聞過不憚其切直
危陞之言亂亡之談日聞於耳者盡欲保其存而有
其治以之建中致和之計也所謂中者乃至善之所
在忠至於盡孝至於又罪適其犯刑當其罪之謂也
非作流作浮半上落下度其兩端而折措其中央務
爲苟且之謂也所謂和者乃處置中節之謂也責難
陳善則盡其恭敬危急存亡則盡其忠順施當其可
而事盡其宜之謂也豈好言佞辭和顏悅色苟安目
前取人憐羨之謂哉又曰方今 朝廷直聲未有所
聞北顏未見其人然於辭令之間頗形違拂之教
人懷疑懼士多危沮爭思苟免之計無復關毅之風

以臣愚昧老耄之見殆非太平氣象中和舉措臣竊
懸焉又曰古人云危言在國爲元氣盖和平之世易
至於解弛必有危言矯非警惰然後元氣壯盛而和
平可保如人方病大疰投藥而調之施鍼以决之然
後以榮衛疏通而元氣和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以石之麁厲攻玉之溫潤磨盪傷損者必多矣然
非石之麁厲無以成玉之溫潤然則切磋之言雖似
剛戾實爲治世之藥石和平之發揮災變之作恐未
詳此也又曰 聖心和豫則人心觀感而和解彼一
理之天豈不從而平且和哉又曰心中氣順然後可
以察幽遠之理而爲 應天之實矣又曰皇天之示譴
不必專在於遠外而 聖上之所彰念尤當在於
宗社 殿下臨御殆過二紀于兹而儲君中殂春宮
久虛 宗社之重宜有預慮臣民之望宜有所係而
殿下亦宜早結恩愛使有嚮往歸慕之地然後
衆望有係而維持盖固 國有泰山之安民無二聽
之惑以 殿下[illegible]導而久蓄於此舉耶又曰中
人有十金之產而[illegible]分付之人猶且瞿瞿然爲托後
之計何況帝王實器[illegible]六可不備預而輕忽之哉古之
帝王春秋未至於[illegible]十而猶有繼嗣之念豈以方盛

之年終無螽斯之慶而爲此汲汲之計耶識以宗社之重不可須臾無倚天下之望不可須臾無係屬耳又曰宋朝仁高二帝公天下之心眞可爲後世法當時言者請遴選宗英異其禮秩俾内外知聖心之有所屬焉又曰此事在下不可擬議於間其必簡在　聖心選取親賢入諸　宮中不須遽加名號只宜既侍近密朝夕左右服習觀法情意相孚而親附漸篤如此則一國之人皆知　殿下之心有所屬人心恃而無疑國勢賴而壯固又曰　殿下春秋方富天神默佑則百之慶決不終慳他日　聖嗣篤生大業有歸則所謂選入之人自當退就私服恪守臣職豈不婉曲於事而穩合於理乎又曰往在癸卯甲辰之間　中廟倦勤東宮無嗣人情危懼議論滴滴以殿下　中廟嫡統　仁廟介弟傳序無疑而不逞之徒猶且造誣臣於其時曾有奉爲殿下封太弟以定人心之議一二大臣亦以臣言爲是而當其時臣位卑秩微眷眷之忠無路上達計不得定日循遷疑之際世代變遷禍亂相仍除治不靖國脉之傷亦已多矣向若早如臣議豈有後日之難乎今殿下無嫡統介弟之恃人心之危懼又有甚於曩日亦已

早斷 聖意以爲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計不然共
日之慮何可勝言又曰今日爲 宗社計者孰有大
於此
乎
故至于丁卯托公後事終之大計 宗社賴以
得安公之事 上之知公不可謂不至矣丁卯春
又辭不免
其春又辭甚力且以 詔使將臨塞病
方劇勢不能行禮於 天使前爲辭則
上乃然其意而允其請玉堂即上劄請勿遣曰
老處國之元龜某雖老病 國家所賴而安倚若蓍
山詔使之來不可無此人固不可以關於行禮
小節輕違此人云云則 上從其箚曰予意亦然
特遣史官以仍授本職 諭其意勉出之公又上劄
不俾辭其病重奉職之難深陳老成不敢當之意而
劄三 上終不允許事見遺稿中○附錄其辭劄略
曰自 上素察微臣從前老病求退之懇故曰此幾
會許退置閒 君臣上下之間仁恩情義兩無所
憾而玉堂不諒其義謬陳意外之劄自 上亦不能
盡燭其間以此謂爲 公論而採納之臣竊恐 殿
下以一言進退人物 朝廷取舍終無所底定又曰

凡老成云者乃道德充備年彌高德彌邵之人也臣少無學問之力徒以假氣頗自矜持及今年老氣力已衰精神昏憒形身軀殼尚不能自持并與前日所得者而忘之況後能存此心持此道裁成 國家之務以爲經邦論道之任而當此老成之名乎昔趙武有言曰老將知而耄及之蓋老人更事旣多則必能知事物之理而常人之無學問工夫者至老則昏耄尤甚反不察理故也如臣者只悾悾一耄夫耳安可爲老成之人乎○小有蔑名輒自逡巡然不敢當者如此○因此仍任未久乃受 明廟顧命之托終定大策以安 宗社世傳其時公之仍授不遠殆天之默佑我 宗社而然也○六月 上疾大漸夜半宣 召公自 上疾漸常宿于都堂㕔帶明燭以俟及承 召命顚倒入 闕則 上命公升御床執公手流涕公亦泣曰 儲嗣未定 上候如此請速定大計 上已不能言擧手扣向內屛風

而已公知 上意禀于 内殿因事急不暇書 啓
直以語請于 中殿曰 上候至此已無可望後事
有預定處而自 内殿必有與聞者故今 主上以
手指内爲 啓則 中殿在屏内亦 親自傳教曰
乙丑年大漸之日定於德興與第某子矣公即復請于
中殿命召他大臣及三司長官與聞此 教云而
使史官特書德興君第三子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
其時注書黃大受從而入侍書十二字也第三子之三字具書叅字倉卒之際能致察如此人皆賛之曰此大受遂有名於朝
親自跪奉擧于 王几前日曰 上旨禀
于 内殿則 内殿之教如此故敢 禀云云則

上含淚而領之更無下 教曰而 昇遐公即令侍
衛諸臣備世子儀物迎今 上于潛邸宅卿翼室
宗社以之而晏如也無異於 國本之預定者然其
間豈無危疑難處之事而公垂紳整笏不動聲色行
之若平居無事之日而有賁育難奪之節故至於胥
吏隷徒愚夫愚婦之無知莫不瀹然大信望之若泰
山然豈非公之厚德重望素服於人者也時侁倖之
輩坌集從駕聯名成軸且錄其時所爲之事至以策
功爲言者公厲聲促焚曰事自 內定臣下何與於
其間而敢發此言乎此非學問力量儒者秉心不能與於此公不以學問自露而其

見於事爲之間者類如此莫敢復有言之者人以此益服公之秉
心無私而近世以來貪功樂利之習至此亦絶矣昔
宋之英宗雖非仁宗親子而定之爲儲嗣者旣久當其
仁崩英繼之日適有間言魏公能決於其間以定天
事當時以爲難而謂之宗社賴安後世亦莫不稱之
以大勳業者豈不宜乎公之所遇之時有難於此
國君無嗣嗣事未定一朝遽至　不諱國勢之危爲
如何哉自古國家多由此時以致危亂故人心之危
疑　國事之難處豈宋英預定之比哉公當事之危
處事之變使　宗社安羣疑定是雖天命之攸定豈

無所自而然也當此之時以旁人見之則行所無事
不似甚難者然此豈非古人所謂功成而無迹可尋
者也以其時事勢言之非公則 國其危矣嘗勅迎駕入
承也今 上天顏外臣無一瞻識之人惟內官輩有
知之者而 公以爲大事不可徒恃於寺人之口時令
上方持私服兄弟俱在於德興第 公言于都承旨
李陽元曰外衛諸臣不意往衛于德興第則其家必
不知爲某事矣承旨先入內 宣言曰有傳 教事衰
者皆下于庭以次俯伏聽傳 教云則衰者各以次
俯伏然後奉第三伏可也承旨馳往一依 公言奉行
之而使莫大之事終無違誤顚倒之患其倉卒思備
意外者若此其詳所謂齊紳整笏不動聲 ○時隆慶
色行之若乎居無事之日者不亦宜乎
登極詔使歷境禮兼吉凶且新 君未受命事多
難處公參酌得中論說力辨多得其宜勑 詔使許

國魏時亮入境到嘉山旋聞　國訃大有疑懼色曰
今　國君無嗣而薨逝國內之無事不可必矣吾輩
還爲越江待國事有屬而來須　詔命似當副使則
曰國必亂矣吾輩與其棄　君命於草萊不若死願
有自處之意因問伴使曰相臣當國者何如人也以
文章爲之者耶以德望爲之者耶以文章德望俱備
一國素所倚重爲答則兩使喜曰然則吾輩之行無
患耶然猶有趑趄之色及入　國都見舉措雍容
國事整頓吉凶并行一無違禮之舉兩使相顧嘆服
顯有嘉悅之色曰人國之有賢相豈不重歟後許太

史每遇我國人必問李相國安否盖服之也太史之來此也待公禮貌極其尊敬必稱李相國而相與從容談論至於 國家禮制風俗無不詳問請公錄示公卽座操筆錄遺太史益加嘆服所錄上自檀君下及我 國國都沿革山川境界禮制風俗極其詳備令行于世○公知太史誠待無間仍言及 國朝宗系自前被誣事詳辨無蘊太史大爲釋然傾聽曰相國豈爲虗語如非相國今日之言我輩在 中朝者寧得曲折之詳如此乎事乃若是則實淡冤痛待我還 朝卽行奏 聞則俺當力辨于 朝使還饭其

言即行　宗系辨誣　奏公謂曰吾與太史有答問之言因親製三度呈文及所對說話如楊燕奇等事亦皆條列以付　奏行而禮部之問皆出於條列中說話一行莫不驚服果因太史之宣言力辨得蒙貽誣遂降大明會典更印時許改之　詔蓋公之取信於太史也其後會典之更印也申奏前　詔乃得宗系之亟此事之陳　奏請辨誣二百年之久而莫之見取信矣適回許使之來得此貽改人言公之力也以此言之則改宗系一事公當功首而亦爲人泯只論原從若無大功於當初得請之時則公歿二十餘年之後始頒會典雖原從之錄去世既久之人有何可錄之功而錄之乎公論之不行於此可見

豈非公之素心不喜功剏者得之於幽冥耶○上之初即位也公登對曰今　主上新服厥命此萬世太平之基億兆傾心之日也宜上思　宗社之重下念生民之托凡所施爲一不可放人主一語一默一動一靜莫不係於國家興亡不可以一語默一動靜之微而有所自逸人心之難制莫甚於慾匹夫不是無慾而或制於法制之可畏或緣於所遇之不豐使於慾者不至於甚而猶有殺身亡家者惟其難制故也至於人君則所交於前者莫非豐亨豫大之事而又無法制之可畏故雖明易溺雖安易危惟慾是放故也自古人君以慾

致亂者多矣今 主上當此即始之日先以此為戒以為保 宗社保生民之第一本焉況直言者國之元氣不可一日而無者也 聽言之際必須循天理公 聖心以察是非邪正之分而一言雖有不合不可以我意之不合遽非其事遽惡其人逆心求道之說萬古帝王之明鑑也言雖合道有逆吾心而或至於非其言而怒其人則其為悖天理失人望者豈不大哉自古治亂皆由於此 聽納之際尤不可不慎也然此等事亦不過此心操舍之如何而人君操心行化之道其本只在於講明聖人之學以為格物致

知之本耳專心講學以至於物格知至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可以循天理之公應天下之務矣知此則何患於窒慾聽言之爲難乎治平之道亦從此心中辦矣 殿下必親近儒臣誠心講劘先正本原之地以爲措事出治之本而終始 加意勿以臣言之耄妄忽之也臣既老癃自在 先朝筋力精神萬無可堪之勢屢陳懇辭未蒙 允許不幸今者值 國家大恤當此之時臣不敢疾辭僶勉冒居皃 陵之後則勢必顛仆入侍 天顏不可復期玆陳老妄之懷而臣氣力已盡

語不能悉悉惟　上只諒眷眷之衷而已　上動容有答甚有嚴憚之色云爾上之於公終欠念功之眷者世謂以此故也公嘗退朝亦以登　對時首陳者爲憂於私室　上之欠於念功亦無非深中所病云矣○公之不欲居成功之戒盖切於　上之初服故首對厥後入之日已陳退休之意如此其懇　對終始所論皆申此意而凡扶持紀綱進退賢邪亦莫不極論而播當爲〔附錄〕夏有天變劄辭觀象監領事略曰聖朝之設觀象謹測候只在於欽敬天道而近來外人皆見之變本監有嘗然不知之時此事由於本監官員等不謹候察之致小臣方領本監事常時不能以欽敬之意申警於下人故慢忽之失至于此甚臣惶恐隕越無所逃罪昔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王法之誅小臣以無知老妄之人冒居上相之位實無羲和之任思慮荒謬處事昏錯不能欽若天道陰陽不和亢旱方極變異之出皆由小臣尸位不職之致臣不任惶怖之至謹述　祖

宗設盟 敬天之意近來緣臣致忽之罪罪不先及小臣 殿下無以謝天意警後來乞加譴退○秋
劉請 名還乙巳讁人盧守慎白仁傑柳希春金鸞
祥等十餘人以稗 新政冬辭疾不 允戊辰又請
乙巳丁未冤死人復其官職放緣坐還籍物公以年
乞致仕不 許命賜几杖辭不 允附錄其箚略曰臣頓無勳勞於
國家又多面折廷爭謀議獻替不能爲有無於一世祿碌碌庸庸容默苟且因循流轉位極台衡得免罪
責已矣幸矣安敢擬諸勳賢之列忝獲非常之禮乎況小臣身既病老義當依謝而反蒙優禮偃息立
朝雖出於不得已而冒進強行揹廉恥辭號節亦已多矣豈以身老不退自爲榮華無德及民而剝民之
髓大設恁宴肆於寵樂後張譸燿於人乎公以近來受几杖之家徵索列
邑務遽修張爲弊習迎 恩之日略陳盃盤只邀耆

舊禮接使 命而罷○時 仁廟祔文昭之議起公
亦嘗以別祔爲恨請增構 寢殿及考得創立本意
則有曰特爲 高曾祖禰並 太祖定之爲五室昭載
四親不可遷五室不可加之說公欲將是意 啓之
他相皆曰如此則必拾羣議公曰今者 主上新入
繼統於 國家典故皆未諳悉而況 廟制國之大
事豈可使 主上不知本末自下東迫而爲之不可
不 啓也乃 啓之於是物議崩騰斥公太甚公上
劄明其所以然終不務勝以沮羣情【附錄】其劄略曰今者以文昭殿
之事物情憤激皆以 仁廟不得入祔爲痛心盖忠
義之念根於心而發於事理固然也臣於乙巳禰作

之初出臣爲平安道觀察使故丁未年間祔廟等
事了不聞知而別祔 仁廟以待後日到今 明廟
將祔適當機會物情倍前奮發臣意亦以爲然當於
禫後同 祔則事禮甚穩故將物情依同 啓請入
祔既蒙 聖允而人皆以爲位數加一則殿內狹
隘必須增構然後可容 六位故又請增修而言官
以爲 世宗遺旨不可增加故又停增修之擧而旋
生作隔之計言者又以爲不可而壞撤 四位廟家
通作長家推移作隔欲爲 六位之規臣心恐怖竊
以爲前殿既不敢違 祖宗遺敎而增構則 四位
廟家是亦 祖宗之制遷加撤亦無乃未安乎蓋
於宋制之外曲生他計故事事苟且耳取觀春秋館
謄錄則 世宗創立文昭之爲五室不祔 請只
祭 四親原其 昭孝之心不能遍及於羣 恭 廟之
主故詳殿後寢五室而止特爲高曾祖禰四親而
設而 太祖始建國之君於義不得不首奉也云云
考五禮儀 宗廟則曰兄弟同昭穆共位而文昭
則只曰昭二位穆二位而更無共一位之文臣將是
意與謄錄之事而啓之則同僚皆以爲如此則大
違物情必招羣議不可爲也臣則以爲今者 主上

新入繼統於　國家典故皆未諳悉而況　廟制國
之大事豈可使　上不知本末而自下束迫而爲之
乎同僚不得已從之今日之事皆臣主張非他人之
罪也臣雖至迷至劣然豈無一毫知人之心乎其於
仁廟入祔有何憾焉其不入祔有何欲焉以情而
言則不忍之心　臣實倍他何者昔臣爲　仁廟東宮
時僚屬講讀書　慈實踰三載日承三接繼以夜講
當時禮意之勤　顧問之寵無與臣爲比者愛賜稠
櫛至今遺備中篋晨夕摩玩未嘗不含淚而知奉
龍顏也抱此無窮之痛而生此不得已之見者蓋拘
於　先王之制而有處置之難故耳人情不遠豈有
他意乎今乃謂爲悖謬指爲踵惡或謂偏見臣本是
妄老而加耗當此醜詆者非臣而誰自古議禮之家
有同聚訟互相詆訾至欲相斬者有之自是常事臣
何敢憚此而不盡底蘊又何敢嫌忌衆謗而少萌怨
族之念乎至於繼統之重則當在　宗廟而不係於
文第也故　恭靖文宗其於　宗廟壽享知禮至於
親盡而祧遷耳文昭實爲原廟之謬制曰無輕重於
有無而然臣之本意亦非欲　仁廟之不祔但以壞
撤舊　位爲奉安而欲於舊位作隱而奉之也適

承下教仍奉安延恩未有不可云臣仍伏念增
構不可作隔未安壞撤不敢且今雖入祔慮於異日
或有經遷之患反覆百計未見穩稱不如延恩之
爲安且久而差勝也 延恩雖曰別殿實與 文邸
無異祖先所在主上親祭之地故妄以上教
爲嘗矣愚臣之欲守先憲羣議之欲其升祔要之意
不相悖也今者物議崩騰至於草野莫不憤發人君
所恃而爲國者人心而已人心洶洶如此無以寧遺
臣實懼焉乞依臣前請俯從衆情以安一國○按
此創意公亦嘗以仁廟之別祔爲恨 啓請增修
殿宇以爲入祔之計則言官以爲不可及考得建
立本意則只祭四親云故曰而入 啓而以增構作
隔壞撤俱以爲不可則別 祔之外更無他道而當
時物議猶以別 祔爲非謗言朋興攻公太甚公不
以人之謗已爲嫌只明其所以然之理少無相較之
色其用心之公和平無我之意有足見者矣若非天
理之公流行於彼我者固不與於此矣然當時之人
不能深究於立廟之本意論議交騰草野紛紜者
豈非仁廟乃吾東方盛德之君也人有沒世不忘
之思故不計廟制之如何爭以不得入祔爲恨

而論說之洶洶如此公反以人心之不靖爲懼以依
前所　啓亟從羣情爲請而且以人君爲國人心而
己眷眷陳戒公則可謂得
爲邦之本宰相之體矣
○乞追　贈趙光祖官錄
用鄭夢周後　上從之又請金宏弼趙光祖從祀文
廟不納劄略曰吾東方自羅及麗文章之士彬彬輩
出然義理之學實自宏弼啓之生於絶學之後始慕
聖賢之學盡棄舊習沈潛小學不求聲利專務爲己
篤行十年一動一靜必蹈禮法存心持敬三十餘年
眞積力久道成德立身爲度而聲爲律不幸身遭亂
世際禍之際從容就死雖不克有施於世而其中所
得蓋驗於此至於誨誘不倦使東方之士知有聖賢

之學實此人之功也光祖受業於宏弼之門踐履篤
實知識超詣實東方間氣之人也自宏弼遺禍之後
士氣摧傷之餘學問晦昧莫知趨向光祖復倡小學
之道指示學問之方扶植世道至于今士知向方免
於醉生夢死之域者實由光祖再振道脉之功也以
此言之非宏弼首倡道學之功則光祖無所師承者
矣非光祖繼往開來之功則宏弼之學更無以傳於
後者矣兩人道學之功實無前後之別在今崇報之
典誠宜并行不可獨舉者也兩賢從祀國中已有定
論而莫有敢　啓之者今此請配自公而始八方多

士繼是而起公實倡之公則可謂有衛道之功矣○
庚午三辭不 允詣 闕陳懇至于六七又不 允
附錄其辭箚略曰冒進不休扶携顚仆於百僚之上
殊非具瞻之儀亦豈 朝廷養廉恥之道哉況臣貪
戀 恩寵老病不退久妨賢路則才德抱負
之臣何時登庸展經濟之手措太平之業乎自丁卯
至于庚午辭退之章不啻百上前後 答辭愈出愈
眷而公之乞退愈往愈切期以必遂者不但年逾致
仕疾病侵尋公之本意實出於盛滿之不可履寵利
之不可居每念知止之戒而人莫知之也○夏旱請
減常供及浮費且雪丁未己酉之獄削李芑鄭彦慤
官爵又曰灾獻條陳蠲逋欠振淹滯餙邊備理獄訟

四事言甚切至 上皆採用又請立亞供都監以祛
代納之弊亦蒙 允從姦濫之習自此息矣○是歲
上之即位三年也上自三司下及章布請倂二柳
削僞勳乙巳冤死諸人復官職放緣坐還籍物之請則已在於 上之即位翌年戊辰之春公
日與諸宰劾章力爭九月率百官 廷請公之率百官廷請
也或三日而止或四五日而止歷數十日而又請人以不爲連 啓得請爲期爲言公曰 廷請國之大
擧措也於無限日逐日率多官喧聚於 闕庭非太平氣象一不可也擧國百執事日造 闕庭廢職事
於無限日二不可也不避逐日喧聚之爲未安不避百執事之廢事於無限日之爲不當日聚 闕下而
啓之則又發於逼迫必勝之嫌此三不可也百官之請與臺官之牽裾碎首異焉凡率百官之擧只使
人主知擧國公論之如此而非强爭必勝之道也未得請之前有時會 啓以達擧國人心之如是公議

之未息可矣人主洞知人心公議之如此則終 安有
不從之理乎但人臣積其誠意而已○附錄其 是
請啓蔚曰自古勳業之人方在草昧之中或左右
厥辟 奔走勤勞翊戴於危亂之間劃策於艱難之際
及其龍飛御極事定時平之後功存社稷銘勒鍾鼎
書鴻名於竹帛分鐵券於茅土此乃所謂功臣者也
今者尹元衡李芑林百齡鄭順朋等乃於 明廟 以
介弟之尊受 仁廟之內禪天命已定人心帖然
宗社莫安之後構捏罟羅之言告發無形之事連起
大獄誣殺忠賢初則設心於獻諛固寵之計漸次姦
謀滋甚殺人愈多要以爲功掩取勳名不知有何勞
效有何事業有何衛 社之績耶然當其釀獄誅殺
之初尚無指的之罪芑輩亦不敢爲功臣之計有順
朋家臣朴貞元者設爲錄勳之策羣姦始從其計而
其時自中竊議者猶以爲 宗社莫大之勳成於賊
虜之一口云如悉此人等心術本末如此則柳灌柳
仁淑輩究在實迹從可知矣尹任則覓與諸尹結爲
深讐嘗 仁廟大漸之際以無知武夫托肺腑之地
謀爲自全之計固不可掩矣柳灌仁淑則或以 顧
命大臣或以 帷幄重臣名位已盡年已衰老有何

不滿之心乃與賊任謀生意外之望自陷不測之禍
乎當初旣無可據之罪只爲分遠近竄逐而已繼以
巧加名目賜之以死厥後又因金明亂告變始乃拿
取其子弟百般誘脅造出可欺之言論以大逆叛逆
是何等罪名而生時未嘗取服乃於身死之後第三
箭而勒而加之反以爲功乎其無實搆虛巧誣成獄
之狀於此甚灼然矣當時加叛逆之名者只以李德
應之招又以諺簡之內通爲證然後說則誘之以功
臣引之以言端而謂爲吐實至於諺簡則豈有誅爲
莫大之事而虛踈其事遺之於　關內之理乎當時
之人潛言李芑與元衡同謀而爲之者而特畏其慘
禍不敢宣露耳搆成虛無之事圖爲僞勳之迹實難
掩於國人之耳目矣奸人罪惡之著悉如所陳則仲
討之擧不可斷已有何持疑於情乎安敢創爲當時
所無之事負　先王於在天歟晃旋於白日乎臣
等區區　啓達而不知止者誠以人心不可遏公論
不可抑期爲　宗社而固　國脈扶植之計耳〇此
啓辭論乙巳姦兇羅織忠賢受誣之蹟最詳而有
關於考閱五日別上劄極論天命人心去就之幾國
故錄之

廷不請苟君子也雖或小人攻治拔而用之勿貳苟
小人也雖有私意斥而去之勿疑如此則安有河北
朝廷之難治也四曰破朋黨之私臣見今世之人或
有身無過擧事無違則而一言不合則排斥不容高
談大言結爲黨比則以爲高致遂成虛僞之風此乃
殿下公聽並觀務去此弊之時也不然終必爲
國家難救之患矣公曾孫必行嘗著遺劄跋其言并私於其親實發劄意且悉當時事
情實有關於後來考實故并錄于本劄之下跋曰余
家藏 先祖忠貞公東皐先生遺稿一帙每一莊誦
至遺劄文未嘗不三復而嘆曰劄內四件言約而旨
達古人章疏鮮有比者嘗讀中庸至九經章尊賢不
惑之訓心語於口曰吾 先子劄中四事無乃從尊
賢不惑中推演而援證發明者耶何者古者未嘗別

有學問之名故凡言尊賢者豈徒尊之而已哉必欲
尊賢取友以為進學之本也然則欲進其學非尊賢
而何此其尊賢為學問事也學問則有格致之效尊
賢則有不惑之實格致不惑元來一般事也是故孔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四十而不惑不惑者
本學問中做來底事以此益知學問格致之為徵此
不惑之功也然則其曰帝王之務惟學為大者正與
九經所謂者彼此一義名異而實同者也宜其以為
大而發為篇首陳也知是而以至於不惑之域則豈
不為辨小人之本也然則學為四者之本猶之修身為
九經之本也是故賢尊學進工夫既成則威儀之間
不期謹而自有穆穆皇皇之各得其宜矣此則修身
之事也學既修身至於不惑則君子小人之辨已存
其中而所謂辨君子小人者乃破朋黨之本也君子
小人既有其辨則朋黨之破更無可言者矣然則當
時破朋黨之務其不在於不惑之功耶由是觀之
　公之所見論者　與九經之義交互發明祖述於斯而
公之憂世告　君者至于易簀知是也夫行狀曰
　公之學問造詣高明而　公未嘗以學自露於人
故人莫之知而以措諸事業者觀之則安可誣也此

果非學問之功造於高明則其爲言論之根於六經
者何若是其親切著明也嗚呼哉 先祖居家旣有
孝友之行異於人者則出而事 君宜有過人者故
險終綣綣在於國而不在於家其 所綣綣者亦有異
於人之所憂者也其在乎世則不須言矣至於處之
於患難處之於危疑怜然若平居無事之時出入將
相係安危於一身者二十餘年而無一瑕玷處之於
小人之間而言行臭味有同冰炭而終不敢加之以
横逆此行狀所謂雖以安老沈之毒芑復昌之覺採
通源之徒能使之困心横慮增益不能而終不能加
害者也未知所操者何而能若是哉然此則方之古
人不無其人至於險終四件陳戒皆當時言言切中
而其中破朋黨之論則尤有別於人之所見者故余
復歎而嘆曰至矣哉 先公之所論也何其能知人
之所不能知能發人之所難發言因微識著見影察
形言之於十餘年之前發之於十餘年之後知目見
其事而驗之於身者有若明鑑之燭物著龜之先見
其禍之流毒蔓延至今愈往愈甚與 公所言終爲
國家難救之患者如合符契此則古之所謂名賢達
士經綸一世者之所不能而能之胷中所見豈非有

大過人者耶以此言之則　公不但爲吾東相業之
首考之簡冊遡之千載一人而已然當其時也有等
一種論議潛滋隱伏於人所不知之地挾憾懷猜已
非一日矣植黨招權陰醸此禍者驚心墮膽於心迹
之敗露忠言幾發抵掌而起反說交攻指以爲小人
欲害君子做此朋黨無形之說也乘時傾陷欲俾私
憤營思百般構誣巧詆無所不至嗟夫此盖深根於
公之所論者發其隱情故也大凡忌人名位之出於
己者而陷人濟己欲掩其心迹托之於近似眩亂黑
白酬怨酬恩者古今之一轍也當時忌　公者豈淺
鮮哉然欲掩其迹而卒不可掩則果何益哉思之至
今足哂不足怒也嗚呼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
劉之謂歟是故　公知遇四朝勳業一代而旣有
此所見則又豈無救此之施措哉　公年已老不但
謝事家居此等論議陰行於一時有掣肘於其間者
故所見所蘊猶有不盡展於世者古今天下矣有紛
無遺恨之日乎惜哉嗚呼余雖後生嘗聞長者之論
矣汙豈至於阿其所生以忝祖德哉玆非余一人
之言實國人之所
共言者謹跋如右

寔逝日也一言之後不復加點乃

謂曰夢之詞中惜往日諸篇古人謂臨絕之辭顛倒錯
亂文雖如此亦何妨乎餘無一言及私屏退婦人命
遷正寢東首乃卒是七月七日也享年七十四公嘗
製深衣幅巾遇閑輒服自庚午退後居常服于靜室
至是襲之治命也訃入 教曰啓辭省警其後有所
言乎承旨往問疾焉至則已無及矣訃聞 上震悼
命賜奠祭需三日輟朝遣近臣吊祭官庀喪事如例
其年九月十九日葬于楊根郡治西高要洞○公資
禀既高學問有方處心正直寬平行已光潔峻整好
善誠而明惡惡嚴而恕少從黃公孝獻受小學比長

就從兄灘叟先生延慶學焉與聞趙靜菴性理餘論學有淵源遂有所造日用動靜恒加存省致力於不欺之域而措心於誠一之地平生行事不離於持敬之方操履之篤老而益加惰慢之容不設於身鄙背之言不出於口事母至孝居喪盡禮遇宗族極其恩愛處鄉黨盡於敬遜爲人也忠交友以信居官勤謹履事嚴公守儉約絶玩好惟以讀書爲樂晩而愈篤至于臨年亦不少倦淨掃一室焚香端坐小學近思錄心經等書常置案上循環思索經書則易春秋禮記尤好常讀曰春秋爲書雖刀筆吏爲人臣子者不

可不學也人有取才於吏者則必勸學焉聖賢格言
及讀史有契于心者亦必書之貼諸壁而觀之欲直
義方終身者功倦則肄書曰不欲使此心弛放也或
時覩德曰不可使四肢安逸也學造高明用適時宜
博極羣書以廣識趣素喜古文尤好左氏西漢而韓
子以後之文卑弱不取且曰文章直如工匠事耳製
作甚罕平生不事吟詠非應　製撓蓰則絕不爲之
而應　製之居首居多至於疏劄常不起草口號成
章家間絕無遺稿常曰文者天地自然之文豈若詞
人操筆腐毫爲乎以此平生所著皆不得聚今日裒者

于遺稿亦從他人傳寫中出故或多舛誤至若箋奏辭
則奮筆成文渙若不思渾浩疏通非雕篆者所及至
於訓誨子弟專務讀書亦不以製作爲務書畫音律
無不曉暢恐其易流於喪志不以着意惟致美朝服
如冠服飲食皆慕 華制常懷王褒之慟又以榮養
不及所恃對伯氏嗚咽不自勝遇忌日舉哀枚度不
忍置酒聽樂友愛天出聯楄共處怡怡然未嘗一日
相離講劘道義論說古今必至夜分終始無倦意環
堵僅容膝而樂於連墻終不移居及遭兄喪服衰朝
夕哭必盡哀竟至失明自是士夫之間始服期功盖

觀感而然也（我國士大夫之家雖用文公家禮而三年喪之外期功以下之喪則只服素於朝家給假之日而皆不服衰公遭伯公之喪情禮所在謂爲當行服衰期年而除之士大夫有見於此而乃悟應行之禮故自此五服之禮始備至今遵行於世○國俗於常時着笠子之外更無他着矣公見弟慕華制賀於中原喜着忠正濂溪等冠人皆效之其俗至今盛行）○伯公僅立祠堂未完公乃營葺始就祭則自爲具以助嗣孫常時闕節不行至於凡人有喪不憚囑托救之必力分其俸布賙給親族不受州郡饋遺不問家事調度不肯起第宅置田園庭戶蕭然有同寒素平生所居之第間不蔽廿基不至數十丈之家此亦公之未釋褐楣山讀書時夫人金氏紡績所營立而公之所不知也

公出入將相二十餘年而不增一椽及卒家無儋石之財門庭不受私謁自少至老有雀羅之喻公退每與伯公相對尹斗壽兄弟有門分俱有少年才名早登科甲一進受謁再進不見三進使子弟傳言曰新進之人不可數來宰相門庭致損名節二人懼而退及錄弘文公自薦錄二公到老言公愛人之誠云公子登第以文學器量聞而名登弘文本館之錄公曰微兒儘不合此選除去不與人厭其舉凡紛華名勢避之若浼人不敢干以私忠厚坦夷雖遭橫逆亦無怨尤陳復昌李無疆百計陷公猶曰豈獨其心能害

人哉吾輩亦有以致之且未必非關數耳及按察北邊見其謫居困苦之狀存問致饋矜憐自不能已云身無玷痕持論必公雖以安老沆之毒芑復昌之兇猱通沂之猜能使之困必横虐增益不能而終不敢加害也○每與人主言必引古誼敷陳善道謇謇獻替匡益弘多視師南邊甲胄有勞論事平允寬而有容而風度所及莫不敬畏章疏所論最在疾惡故終不免於陰伺之害而亦不能害於公也及登台首每事必問於左右(左右相也)公無獨斷者而至當大事公常自决焉正色立朝開誠布公文武随用謀行功從鎮

人心培元氣以一身爲一國安危者數十年毎朝押班百僚望其儀表莫不起敬蓋公之學問有素造詣高明而公未嘗以學自露於人故人莫之知而以措諸事業者觀之則安可誣也○顧以東方士禍數起毎思調劑人或不知反有情外之謗公常歌歌曰寧人負我我不負人憂深慮遠厥心靡不嚮 王室蓋可想已公之德行功業論者方之韓范而其學力之充處謙之道殆有過者而爲 國朝相業之第一也○自少負重名大爲鄭文翼金慕齋諸人所敬重尹公溉曰惟某可托大事退溪李公滉言於 上曰李

某柱石之臣國之所倚爲輕重也詳見退溪本集及東閣雜記李珥石潭日記亦載此事而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等語并退溪先生而顯加詆斥以此見之則珥之所以不悅公者不待公遺劄破朋黨之說而其挾憾蓄怒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可知矣○公與南冥先生少相善嘗與栖山讀書公戲與南冥曰君之所性可能守道枯死巖穴是則吾可爲矣吾爲國之元老遇君澤民安社爲悅則君未必知吾矣南冥戲相答而甚相喜亦以其言爲知己之友厥後人謂公能自知又能知人

其後　上有教曰臨終獻忠指上下皆有病痛乃憂國誠心使朝廷自底和平之意也公遺劄所陳破朋黨之說自　上亦初不甚然及至朋黨禍起果知公言然後　上方知公先見故有此下　教云爾是知四老可謂知人而公亦不可不謂之被遇也○時沈義謙席世襲之權憑藉　東朝欲擅　國政既交士夫所

謂一時名官者靡然從附雖如負累之人賤末之輩

亦自附麗而濯磨之以助其勢弊不可測將爲 國

家難救之禍公嘗察之熟而憂之深故至形於遺劄

挾憾旣非一朝一夕而又惡中其情狀幾及屬纊怒

掌爭抵謂爲傚出朋黨無形之說眩惑 君聽小人

例以君子爲黨三司交攻無所不至至於專䟽巧誣

欲伸私憤者亦或有之此則老沆芭昌標源之所未

能而能之孰使而然歟幸賴 聖明照燭皆不得售

其計 國論終底于定此則天道之昭昭者耶後過

十年朋黨禍起爲 國大蠹果不得自掩於幽隱欲

凡有酒食分饋絡繹輕財好施無倦習聞小學說以
勗子婦紡績長在手中斂具皆自預製褁病篤神精不
少爽己卯九月十三日屬纊生三男一女長禮悅郡
守次善悅早夭次德悅文科京畿都事女適司評李
沃其年十一月十七日即公墓南鳴岾里乾向原窆之
焉翌年庚辰春還公柩同兆焉

右　曾祖考謚忠正公領議政號東皐先生府
君行狀故相國鯀齋先生討論講定者也嗚呼
我　曾祖禀質既高學力兼至居家而孝友睦
婣立　朝而忠讜盡瘁歷事　中仁明宣四朝

文恩德望發爲大用受 顧命之託安 社稷
之危大節殊勳爲吾東相業之首至於安邊之
烈特其餘事爾鰲齋雖一代大儒只綴其梗槩
而已何能十挂其一 於不多文字間乎事迹終
始足徵於一部信史而 宣廟中年遭壬辰兵
燹史官 實錄蕩失無餘 先公問世赫業將
不得盡傳而爲後代矜式此不但爲吾後嗣之
私恨深痛亦豈非東方後賢之遺欠者耶 公
之辭世垂七十年矣耆賢士多老死新學後生
不逮耳目何由盡得其實迹之詳乎良可於悒

然遺風餘韻猶有相襲於古人之相傳諸家子集之可考者故深巷窮閭之中豈無好古博聞之士乎。此錄之外應各有一二所聞偉行高義之表表可傳於後者矣看此錄者各曰其所聞之實者輒記于末以廣後人之景仰於 公者無以表 國家得人之美則庶幾少補於史錄之蕩沒者矣豈不幸甚哉嗚呼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此美魯之多君子也前賢若無後賢何以傳其美於後後賢若無前賢於何考德取法是故孔子以文獻無徵爲杞宋之恨此

不肖所以今日之有徵深有望於尚賢之君子

者也崇禎丙子二月下澣曾孫 必行 百拜謹跋

一追錄 公之疏劄大略若干條于狀中本款之下

以爲開卷便覽云

謹按朱文公行狀紀其奏疏之文無不詳備人

謂其太繁黃氏幹曰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

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信斯言也言出於心則言

者乃心之迹也其心之所存者廉謹則其爲言

行亦爲廉謹其心之所存者正大則其爲言行

亦爲正大此理勢之固然也豈其言紀述之爲

其繁也今　公之疏劄所言論者實出於見識
之明操履之篤以中心之正大磊介者發以爲
言論皆可以關世教振士風爲後人師範則固
不可以繁略之也審矣然不敢以遺文所存者
遽列於前人所著之間而勉齋遺法亦得行狀
家不可廢者故抽出遺稿中疏劄若干大略名
以附錄而分註于狀中所載本款之下以備觀
公者之有得於　公之處心行事之萬一斯
亦謹之至也觀者詳之○篇內所著言行語本
語頭及事之發其更端也皆以圈點標之者亦

出於文公行狀中紀事著見明白之遺法也今
此編次也謹取法焉

領議政 贈諡忠正東皐先生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穌齋盧先生守愼撰

四朝元老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李公墓在楊
根治西鳴岾里乾向原萬曆九年辛巳三月左議政
光山盧守愼刻碑其東南曰公諱浚慶字原吉號東
皐廣州人弘文館副修撰 贈領議政諱守貞之子
判中樞府事廣陽君諱世佐之孫刑曹判書佐翼功

臣廣城君文景公諱克堪之曾孫右議政忠信公諱仁孫之玄孫其始麗代開人有諱集以學問志節鳴于世與牧圃陶三隱友擢第判典校寺觸辛旽負父逃嶺表久而歸號遁村生諱之直刑曹右參議實文閣直提學有氷蘖聲李氏遂大顯忠信五子俱以文進至大官冠冕奕世極于廣陽修撰之世甲子政荒闔門遇禍公方六歲亦竄于外正德丙寅 中廟改玉始還京大夫人申氏平山著姓高麗太師崇謙後也父尚瑞院判官諱承演見公大奇之囑曰阿童器局不常終當遠到大夫人母道尊教勅謹儀孝經大

學皆其口授常日寡婦之子人不與交必十倍勤勵
無墜舊服公能敬承自治甚嚴學務爲己不事場屋
年十七八行成德立動求矩矱嘉靖壬午上庠德
望才學已爲多士推與伯公事大夫人能承順就養
有不安節躬湯藥嘗進甲申春執喪毁瘠幾不勝辛
卯登科屬槐院補史官壬辰入玉堂時生員李宗翼
上疏論金宗直且斥時事執政怒請鞫 上召對二
品三司議具曰當死公以小官末進獨曰以言獲罪
非美事金安老許沆等深惡罷之癸巳爲注書復
序著作博士陞副修撰與具壽聃赴夜對啓言罪安

處議時無情被謫者多釋之以應天變時亟擯己卯
人謂公爲灘叟先生從弟摘成罪乃罷安老蓋嚮稱
將大公杜門不出大肆力於學蓋有進越五載丁酉
三奸誅乃叙歷民部天曹文學弼善學今校理軍器
僉正應教輔德 中廟以儒學自進博通僚屬知公
善於勸講久不遷別有殊遇辛丑陞直提學未幾超
副剳論小人言多忤遷承旨癸卯庭試首選進階尋
自右尹除祭酒終始一朞講教不懈見時習浮躁曰
士當讀書修身學宮豈議時事之地耶毋與鎭静士
多尊信丕變當 仁廟初公言於人曰宜早封太弟

以定人心公其有先見乎如公言禍不蔓於乙巳矣
時尹元老有交亂意識者憂之一日諸宰會朝堂議
其誅公引漢薄昭以明之事得寢乙巳李芑林百齡
忌公出爲西伯禮法爲治淸簡嚴正黜陟公明一路
長服時大水民饑自奉益薄荒政得理民賴以蘇及
還歌謠之戊申陞秩判戎曹歷栢司京尹凡三載間
置樞府者五庚戌五月讁報恩縣盖芑黨復冒交搆
而逐之也朝野驚惋辛亥遇赦其冬叙知樞摠壬子
判梟司卯酉剖析囹圄爲之空時北鄙帥欲設鎭越
境邊胡怨怒朝廷憂之薦公巡邊審視則曰幾誤事

矣行招撫宣威德諭國家旨意遑心乃安還長御史
凡四秉風憲不尚矯激冬 上命選廉謹賜宴闕庭
公當首與獨移疾不赴蓋懼與其選避美名也癸丑
復入南省甲寅改太宰用人也公惧銓柄謝疾退乙
卯判水部改秋臺五月倭寇湖南屠城戕帥報至京
師大震分遣左右防禦推公爲都巡察使輒調發閭
閻指授部署騎狃昇平民不知兵先自駭散初無麾
勦功公上章自愬不得已進其兄全州府尹公爲督
自是諸將用命戰比有功致捷於靈巖城寇乃敗遁
南民奠居 上勞將士錫公表裡盡分與將佐軍中

嘗夜驚至帳下公牢聽不動良久乃定尋移起部擢
右贊成記南征也特兼西曹公三掌兵柄終始一意
甄拔訓鍊必公必律軍政克舉將得其人辭輔養官
曰臣少溫潤之容乏薰陶之術決不可昵侍元良誘
掖成就　上以當如輔　仁宗批不許戊午陞左轄
卜爲右議政朝野想風釆士曰時哉相李某係望知
此庚申陟左加　世子傅甲子有稱內使矯旨者諫
官言剛亞大臣被欺不悟請罷止遞乙丑秋尹元衡
有罪免進公上相特給扶上殿辭之屢懇多有格言
疏論元衡罪繼率百官而請允之元衡　上舅也允

其死重公言請罷元衡弊政及新立無名之科並僧宗貼格等事　上皆從之僧道之不能靜養爭不能得而得之人多偉之民受其賜九月　上不豫儲嗣未定中外危懼公嚴勅諸衛是祀遣官遍禱　廟社山川　上疾瘳召大臣入卧内公引史官大書以進曰東宮久虛　聖慮及此否後復表出大學衍義建儲之說因便殿引見上之可見大臣慮後意也丙寅因災求言上封事凡累千百言極論君德士習國本上甚嘉歎丁卯辭併得請玉堂上劄國家老成不可許丐命復視事懇辭不允六月　上疾大漸夜半宣

召升公 御床上執公手泣公亦泣請 中殿定之大
計迎上宅恤以之而 宗社晏知也若國本之預定
者然其間豈無危疑難處之事公晉紳整笏不動聲
色行之若平居無事之日人信著龜國倚泰山非素
望之服人者何及於斯自古禍釁多從此起而無之
者誰使而然歟人比韓魏公之事業而魏公定之於
有嗣之國公定之於無嗣之君殆難矣夫時侍輦多
以功言者公曰策自內定臣下何與命焚其録斯亦
往牒所未覩者時隆慶登極詔使許太史國魏時亮
入境聞訃而惧國無嗣至問相臣何如人及至京禮

並言內且新君未受命事多掣肘公悉酌力辨多得
其可太史喜禮公甚敬言稱相公其去也下轎揖前
還朝必問安否　國朝宗系受誣二百年而未改公
能辨之得太史諾及還行奏頒許改之詔亦公取信
華人之致　上之初即位也公登對進說曰今新服
厥命宜戒逸欲受直言講學務致用功誠正以至循
理應務其要在於親儒臣務切磋先正本源而已繼
之以奉身求退之懇見他大臣襟所學如許而庚午
非本亦可尚爾　上動容敬憚其秋特啓台還乙巳
并十餘人以稗新政多辭數十狀不允戊辰又啓

釋乙丁人復官爵放緣坐還籍物請塞丁巳獻簡李
芑鄭彥慤官自三司郎舍下及臺省咸請仍二柳創
僞勳盡削公爲重也公曰與諸宰劘章力論至率百
官且五日而別上劄陳大義閱歲乃得請其春又辭
以年至乞致仕命 賜几杖辭甚力不獲迎 恩之
日略設盃盤只延耆舊禮接 使命而罷此亦國朝未
有事也時 仁宗祔文昭之議起公嘗以別祔爲假
請增搆寢殿及考立廟本義不得已啓之於是物議
崩騰斥公甚公又上劄明其所以然終不務勝以沮
羣情而其義自見乞追贈趙光祖官錄用鄭夢周後

從之又請金宏弼趙光祖祀文廟不納二賢從祀之請蓋自公始非自家篤信不能公則可謂有功於斯文也旻旱請減常供及浮費又因災條陳蠲逋欠振淹滯飭邊備理獄訟四事又立亟供都監袪代納之奸皆從之己巳冬又辭彌明年春夏不已或上章或請闕疏啓狀劄百上露誠有六丁莫挽之決 上亦知其意遂從之乃庚午秋也公自丁卯已有必退計不欲變至是辭益力前後答辭愈出愈懇公之退意亦愈往愈切以得請爲期者蓋爲不欲居成之意而惟知者知之解職家居杜謝賓客以簡編自娛凡三

歲壬申夏疾秋劇却醫語子曰天祿終豈可屈矣廼
生第欲責一言其草之一曰帝王之務惟學爲大二
曰侍下有威儀三曰辨君子小人四曰破朋黨之私
一言之後不復加點曰古人云臨絶之辭或亂亦何
妨乎餘不及家事屏婦人遷正寢東首而逝寔七夕
也嘗製深衣還閑而服至是襲之治命也箚入 教
曰啓辭當省警其後有所言乎承旨往問之至則已
無及矣計聞 上震悼命賜喪祭需輟三日朝遣近
侍吊祭官庀喪事九月十九日葬公資禀既高學問
有方處心正直寛平行己光潔峻整好善誠而明惡

惡嚴而恕少從黃公孝獻受小學比長就從從兄先
生學得聞趙黃老餘論遂有淵源日用動靜恒加存
省誠明絶一粹然於內惰慢鄙背不形于外事毋至
孝居喪盡禮恩愛宗族敬遜鄉黨為人也忠交友以
信居官勤謹莅事嚴公守儉約絶玩好惟以讀書為
樂淨掃一室焚香端坐小學近思常置几案將聖賢
格言及讀史有契于心者亦必貼諸壁觀之敬直義
方終身著功倦則隸書曰不欲使此心弛放也或時
觀德曰不可使四肢安逸也學造高明用適時宜博
極群書以廣識趣素喜古文尤愛左氏兩漢韓子以

後之文早弱不取且曰文章直工匠事耳平生一今字
吟咏及纂譜會要等成文渙若不思渾浩疏通非雕篆
者所及教子弟先孝悌勸人學春秋書畫音律無不
曉暢恐其易流不以著意惟致美朝服如冠服飲食
皆慕華制常以廢蓼莪失榮養爲痛對伯公嗚咽不
自勝忌日舉哀初度未嘗置酒聽樂友愛天出聯褥
共被怡怡然無須臾離講劘道義論說古今必至夜
分終無倦意所居阨陋樂於連墻不忍移及遭其喪
服衰朝夕哭至於喪明祠堂未完盡心營葺祭則自
爲具以助嗣孫凡人有喪竭力救之傳布賙急無餘

蓄平生不受光賜饋遺不問家事謂度不肯起第宅置田園兒命華名勢避之若浼人不敢干以私門庭肅然有同異素出入將相二十餘年及卒無麗居野操履無玷衷議論無偏詖忠厚坦夷雖遭橫逆亦無尤怨雖以安老流之毒芑復昌之兇樑通源之猜能使國積綿不敢有以加害每與人言引古證據善道臣益弘多受顧命而功在　宗祊熙廣務而澤及斯民每朝押班百僚起敬正色立朝開誠布公文武隨用講行功從鎮人心培元氣以一身為一國安危真所謂社稷之臣為我　朝相業之首此皆推明所

學以濟大業而亦未嘗以學自露故人莫之知而以措諸事業者觀之則安可誣也顧以東方士禍數起有意於調劑人或有情外之謗乃歎曰寧人負我我不負人厥心靡不嚮王室益可想已　明廟末有一宰相貪縱無忌公常蹙之繼嗣之際亦有不謹語公嘗折之以此時之厥後世襲之權有籍　東朝籠絡之勢附麗之風將擅朝柄變士習公常憂之故形諸遺劄謂爲難救之患格人元龜先知吉凶有如是耶積猜之餘陰伺之計已非朝夕至於朋黨一說偏有所觸惡幾及屬纊宿怨橫發舉朝從靡反說交攻至

加將死言惡之醜詆此所謂所不能者人也耶公幾
不免而免者聖明在上也公自少負重名大爲鄭文
翼金慕齋諸公所重尹公汝洪曰惟某可托大事李
公景浩言於　上曰李某柱石之臣後　上有教曰
臨終獻忠指上下皆有病痛乃憂國誠心使朝廷自
底和平之意是知四老可謂知人而公亦不可不謂
之被遇也又自號南堂或稱紅蓮居士晩年收畜書
籍帶籤滿架讀書之樂老而彌篤自云蒙天之佑眾
眹少霽汗青復展盖知所未知以娛殘年幸矣夫人
金氏安東府豐山望曹五世祖諱安鼎仕高麗季三

司左尹曾祖諱從居早世祖諱徽孫郡守考參判諱
楊震外祖從仕郎姓諱許瑞弘治庚申生性慈仁端
淑婉娩聽教參判公鍾愛之選所宜歸大夫人一見
而悅之亟稱曰吾婦吾婦敬夫子無違禮遇妾媵恩
御婢僕若臨祀事必經躬執辛勤調度僅成小宇其
在關西無少私取公之清德蓋與有賛焉事公之姑
如毋公起外翁妾子賤隷中以奉祀夫人體之盡意
資辦婚娶立家家育寡庶弟周給待親黨内外無間
凡有酒食分饋絡繹輕財好施無倦習聞小學說以
勗子婦紡績長在手中歛具皆預制病篤神精不少

癸己卯九月十三日屬纊有四子長禮悅廣興倉守
娶兵使張彥邦女無嗣以堂姪士修後次善悅早夭
次德悅文科京畿都事娶縣監許堣女俱有側出兒
弟衙訓事嗣朝夕不怠次適掌隷院司評李渼生一
男曰廷直生子幼十一月十七日即公高要洞墓東
近先塋地窆之翌年春遷公柩同兆銘曰皇眷震邦二
鳳降兮金鼓摐摐羽儀厖兮乃徹以濟公爲舡兮載
離內訌諠于哤兮蹈黃竿橦擢筵擅兮綏帶油幢金
椎控兮荐撤篙楂危可樓兮龍文旣扛扶天杠兮靳
拔栟播辨驪駹兮弔哀于逢名塞瀧兮嗜義如鐘德

日矼兮霽然蕭腔洞入窓兮欻昏悾悾謂我龍兮不
和乃尨眉與鍵兮鴟嚇鸞半力優攻兮是挈罷釭測
海江兮中流失艘夜無釭兮楊山嶢嶢水涼涼兮新
封若麗劍會雙兮有石次玒屹其從兮我聞遺𧺆詔
後惷兮

宗廟配享時教書　知製教崔晛製進

王若曰惟　宗廟所以事先也方修墜　祔之儀有
大德其從與享之聿舉報功之典肆惟先正碩輔允
協惇宗彌文惟卿直方閎深敦大博厚學有眞積早
聞光祖緒餘事無作爲皆從誠意工 工字近上字無乃誤書耶 出

以命世之遠器際休明之盛時荷殊知於　靖陵菁
莪首善之地輔聖德於　仁祖熏陶勸講之懋逮
明廟中季茂著經天之業承王几末　命益勤摔日
之忱辨韓公范公之事功贊成王康王之授受泰山
喬嶽不見運動功利及物者多格人元龜先知吉凶
國家所恃以重德量起敬於華使賴雪　璿系之誣
柱石係望於蒼生倚此棟隆之福求退每戒於盛履
好學益篤於晩齡德望蓋世者二十年臨終憂國而
進一劄至今士望所服先見之明當時論者何心追
言則愧我　皇考聽焉有教　恩不替於婣黎予小

子恨不同時禮無間於存歿追申考翼之感秩貫管
廷議之僉同茲當　吉祭之辰俾躋從祀之列配
清廟之陟降愛其所親享明靈以牲牢肅焉如在於
戱同心同德既胥及於逸勤作福作災尚永賴於佑
啓功在　宗祏敢闕褒崇可從享　宣宗大王廟庭
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咸鏡道巡邊使時敎書　退溪李先生製　進

王若曰屯居安慮危所以備倉卒之變設險守國所
以壯捍衛之規廟筭宜定於平時邊事蓋難於逾度
洪惟我國家三面受敵百年昇平而關北一道龍興爲

氈裘之鄉追近豺狼之窟曩者尹瓘之所恢拓宗瑞
之所經營可謂計出萬全智無遺策猶有如納哈出
之豨突疆圉如李施愛之盜弄潢池矧今關防踈虞
將士解體禍伏於不測人狃於久安築城彼域或慮
危道而輕動合防護堡僉謂長策之可行莫定是非
有難施設則所以按一方之形便建萬世之偉績者
寧可以少緩乎予小子謬承丕緒德未綏於荒服深
居九重明不見於萬里欲舉無前之烈疇咨有用之
材惟卿學究天人資兼文武沈機先物有數萬甲兵
於范胥雄略盖踦無百二金湯於秦國自 先朝寵

擢以遺後在冲人中昧而晩知夷考歷敭蔚有風績可以鎮頹俗屹乎若砥柱中流之功可以壓醜戎隱然知虎豹在山之勢寔北門鎖鑰之重望宜四方屛翰之優爲肆予煩卿以知中樞府事充咸鏡道巡邊使乃者慶源繫我依憑之基亟遭兜耿之患吾民之舊所粒食蕩悉於江陽陵坪主將之新欲墾畝越寄於伊麻巨島始許本州之姑試遽報㕍城之粗完視民利雖若坻京搆邊釁恐如山嶽又知白山胡則遂行漁獵黃洞城則久廢榛荒盡併夫甫老寶化兩堡之孤懸復建此天作地險萬戶之守禦是皆邊將之

計畫累與廷臣而商量然而與其聽决於耳聞孰若身歷而目驗復有蜂蠆竊發搶掠我邊氓厥罪難容可否窮詰卿其廣咨詢以取捨參利害以乘除既不可抑麾以入林又不應膠柱而鼓瑟庶幾使予無復憂於北顧永期息於邊塵其他節目游刃自恢綸言可略階通致付卿專制罪大辟姑予禀裁於戲往盡乃心無替予命至金城而上方略不但嘉充國之將謀自西川而籌險要仍可卜德裕於相業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先生我東儒宗大賢知智足以知人學足以成其真其代言撰綸之際非如文人務爲潤色徒尚詞藻也

審矣今考此教書一篇則一字一句皆當時實事少無虛張之語即文可見矣其惟卿首句有曰學究天人云云則公之學問工夫能造於天人之際而公未嘗自露於人故人則不言世則不知而惟先生獨能知之而言之於 君上代言之書言約而質且無敷陳之意人遇知己爲貴固不病於俗人之不知也

退溪先生答公書 己未

滉謹齋沐再拜言頃者安奇察訪來見傳致鈞翰惶悚伏讀因竊承審燮理多暇神相台躔起居萬福無任慶抃滉去年入都嘗一趍門下不獲祗謁厥後病日深劇當職不供䝉 恩承謝種種窘蹙不可名狀遠至今春又發浮腫欲及未死之前得反田里因事

亟下竟未遂掃門之役中間柳判書以鈞帖轉恵熨
病之資徒積銜戢亦未申謝其昧慢頑率得罪於門
下極矣今乃降損德威遠辱手札深存謙挹掖勵踰
越益仰盛德待物之洪誠非小人之腹所能窺測也
抑嘗聞之古云明主愛一嚬一笑不獨明主宜然宰
相尤當存此戒也故其於一時人物一字之許榮於
華袞一言之介嚴於斧鉞若不擇其人之當否而苟
加之許介豈爲愛嚬笑之道哉且滉之至愚極陋疇
昔固已無遺形於鑑裁之下一朝猥加恵許非但一
二字而已其何以激一世之人才而使之振德於陶

甄之內乎滉所以震惕自失而無所容也滉去年蹭蹬既難追補今夏又大病幾不免死其不能奔走供職天日照臨萬目共見而人言猶或不以爲然滉身在譏謗之中積有年紀毎竊歎念自古未有愚病如滉之甚而當此虛名難處之地者不幸而今有之若非鈞衡之位素憫其如此而置力於其間則將何以善其後而不爲 清朝之羞哉古之士非不知台鼎之嚴禮絶百僚然而或奏記論事或抗書陳情者多矣故敢援例披訴今滉亟所恐憫者樞府之職尚未鐫免稽違在外不遑寧處然而不敢爲陳乞辭免慮

恐無益而或有他虞也伏惟大相公閤下特垂矜察
或因其機而方便措救俾得解樞府作前銜而分死
田間則其於聖一物不得其所之盛業豈不校乎蓋
高爵厚祿既非病廢所堪而身既在外又何可仍冒
朝銜此理確然而不可違明知如此而不得遂願斯
乃死而不瞑之憾而亦大人君子之所宜軫惻也往
矣借易死罪死罪兩色絹六幅謹具承諭第溷於此
技不知操筆昔粉不過與鄉里後生相習爲戲不意
遂至叨誤鈞聽此亦溷不善謀身之一事既以至此
又不敢自地回納其六幅外多有一幅誤寫不用所

爲得六幅閑誤亦非一二病心昏錯不得比數於人人此一事可知伏增汗恧伏惟鈞照亞此寒涖竊祝益懋明德以福斯民惶恐不宣

今考先生此書則先生之敬重於 公者至矣非他居相位者比先生與 公年非懸夕位亦一二品之間而今以此書見之則有若尊不敢自當敬有甚於嚴師者亦可想其敬重於道德之尊不但爲人爵之崇而已也

李叅判 廷馨 東閣雜記

李文純公滉之乞退也 上引見問所欲言則大槩俱是陳戒之辭 上又曰卿於朝臣無可薦者乎對曰今日在大臣之位者皆清愼六卿無邪慝之人至

於首相李浚慶當危疑之際不動聲色措國勢於泰山之安柱石之臣所當倚重者無間於此人也亦見於退溪本集

柳西厓丁卯記事

丁卯六月　明宗昇遐數日　聖候微不豫至是遂危急大臣李浚慶沈通源請對引入寢內　上在床上已不能語李公大聲呼曰臣某入來願聞後事上不對但微聞呻吟聲而已某泣呼不已時寢內設帷帳　王妃自帳內教曰後事已有乙丑之教當遵行大臣向帳內俯伏口承　命而退蓋　上於乙丑

秋病篤大臣請後事 懿聖王后已下內旨於大臣
已而 上疾瘳其教封還於內外人無知者故至是
更命之既而昇遐大臣會坐慶會南門呼都承旨李
陽元注書黃大受至前泣謂曰遠往社稷洞本宮奉
阿只氏來陽元起出大受素有膽氣趨至前曰此大
事也豈可以言語往傳雖一二字願得 上旨而去
大臣始悟曰然招承傳色啓之如大受言於是自內
書德興君第三子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以出遂付
陽元以送時 上與兄河原君河陵君居私親河東
郡夫人喪陽元等往傳內旨司僕寺內乘進章將出

大愛又日宮內有兄弟數人當舉簾請視然後奉迎遂進輦下審視環拜而行入自光化門步自勤政殿東庭入養次是日曉余在城東家距闕頗遠聞變急赴至景福宮光化門外門洞闢內無一人直入至勤政殿百官及下人皆聚庭中喧鬧雜亂無禁止者蓋倉卒之際人人失措禁衛警守之具嘗倍密於他日而其疎闊如此然李相素有重望國人倚信之無異階自西賓廳錄事兩人扶掖而出白鬚紅顏容貌絕異於人百寮望見莫不傾想以爲此人在國事必有所賴雖處事或疎而人不以爲非焉天使許翰林國

到嘉山館聞喪深以國事爲憂既而問譯官洪純彦
曰汝國首相何人對曰李某曰其人如何曰素有重
望爲國人所信許公喜曰如此汝國無憂矣到京還
歸之日百官班送於慕華館前許公到李相前特下
轎揖之而去其後每見本國人問安否連稱好宰相
好宰相云

右記一篇西厓先生柳相國記丁卯年 明宣授
受之事其意甚美其事甚重不可不謹而記或舛
誤事多失實有乖於一國之信傳人皆怪之未知
其故不肖某乃採國人之共言者遂爲之辨曰吾

等之生後於丁卯者二十餘年矣丁卯之事雖不得及見而猶得預聞於當時耆德舊人賢士大夫之言足爲後世之徵者或身預於當時擧措或目覩於當時事爲者之言又見他記而歸考公之行狀則悉與言者記者符無一毫之爽以是知行狀紀實之言傳信之標也且古人云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當時措緯間則雖或有低昂之言閭巷小民胥吏隷徒愚夫愚婦之愚則必不可欺而至於丁卯之事萬口一談至于今莫不誦祝言之日當時 宗社之安非我公莫能爲也者又

如行狀所記則穌齋先生之記吾　祖行蹟者與當時耆德舊人賢士大夫親自目見者之談論暨閭巷小民胥吏隷徒愚夫愚婦所共誦說公共無私者及與他書實相符合則穌齋先生文足以記實傳後獻足以徵諸後來真可謂一代偉人後學宗師者也今見此記則當　明廟昇遐　宣廟入承之時公雖在於城東距　闕既遠且不得預於執事之列故夜半所爲之事及曉始乃聞知則當時舉措實迹其不得與之目見又不得與之親預也審矣然則今此所記必皆出於公之所謂當時

喧雜者之所傳也何者公雖當時士類旣不得親
覿其事而所記者出乎所聞則其爲記也豈皆無
疑姑就其大者而言之不但據行狀而可考也當
明廟大漸之際公先承召命入　內殿定大計以
安　宗社之說孰不言之孰不聞之非但此也當
時可據之實莫有過於公之自製　御挽而其詩
曰半夜催宣　名蒼皇　寢殿升　龍顔猶及奉
玉几竟難凭云云則其時之入內承名也非請對
也據此可驗固非他人所可斟酌而左右也明矣
然則記中首陳李某沈某請對引入之說已判然

歸虛矣頭辭旣歸無實則中未可三矣謹按行狀
六月 上疾大漸夜半宣 名公自 上疾漸常
宿于都堂冠帶明燭以俟及承 名命顚倒入
闕則 上命公升 御床執公手流涕公亦泣曰
儲嗣未定 上俛知此請速定大計 上已不能
言擧手扣向內屛風而已公知 上意禀于 內
殿曰事急不暇書 啓直以語請于 中殿曰
上候至此已無可望後事有預定之處而自 內殿
必有與聞者故今 主上以手指內爲 啓則
中殿在屛內亦親自傳敎曰乙丑年大漸之日定之

於德興君第某子矣公即復請于　中殿命名他
大臣及三司長官與聞此　教云而使史官特書
德興君第三子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親自跪奉
擧于　玉几前日曰　上旨稟于　內殿則　內
殿之教如此故敢　稟云云則　上含淚而領之
更無下　教曰而昇遐公即令侍衛諸臣備世子
儀物迎今　上于潛邸宅鄉翼堂　宗社以之而
晏如也其時實錄如是而已沈某請對者蓋出於
傳聞之誤而十二字之　教請承傳自內書出之
說尤又不真矣沈某當時以侍藥提調曰退　命

在家最後於諸大臣之來其時入侍御醫楊禮壽
到老猶言也且黃注書一二字願得之說亦甚盖
猥謹拔我　國朝章大小臣僚凡有對翰注承旨
必不落後則黃注書之入侍必在於公之入對之
刱矣入對之時已有史大策迎入之卑矣當其時
也大臣如不覺悟而大受果有膽氣則何不於此
時願得一二字而履會既出之後始有其請乎此
又理之不近者也當刱使史官書德與君第三子
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也大受以注書書第三子
之三字備書書參三用參字常時不常用之字體

而大受能致察於倉卒之際人皆賛之以此大受遂有名於朝此則不但外人皆言大受子孫亦皆傳說誇爲美譚凡有耳目孰不聞知果知此記而十二字之教請界傳得自內書出則大受雖有膽氣何得以書其三字之參而得名於當時傳說於至今乎其不可誣也章章矣又記曰內乘進輦將出大受又曰宮內有兄弟數人嘗參黨論視然後奉迎遂進輦下審視環拜而行今按行狀嘗初迎爲入承也今 上天顏外臣無瞻識之人惟內官中有知之者而公以爲大事不可徒待於寺人之口

上今方持私服兄弟俱在於德興第公言于都承
旨李陽元曰外衛諸臣不意往衛則其家不知爲
某事矣承旨先入內宣言曰有傳 教事奏者皆
下庭以次俯伏聽傳 教云則奏者各以次俯伏
然後就奏第三伏可也承旨馳往一依公言奉行
之使莫大之事終無違誤顚倒之患其倉卒思備
意外者若此其詳云云則記所謂舉簾諦視然後
奉迎之說亦甚不得其實狀者矣當時 主上以
幼年 王孫持服私第閭閻士大夫不曾見識其
勢然矣雖舉簾諦視 天顏真的大受安得以知

之而欲辨於其間乎大受以近侍之臣若自識天顔則當時奚謂之外臣無知而行彼第三伏之舉也外臣旣無知者而審察必欲之詳故不待於寺人之口而乃審於第三之伏則其爲思備非常可謂至矣知此之際諦視之舉豈無兼行於其間者而乃於乘輦之後又爲之舉簾視也設如所記至於乘輦而後方爲諦視欲備非常則何不諦視於乘輦之前徹乘輦則旣君矣其爲視也不亦晩乎果如是則不可謂無顚倒備意外也此不但與行狀所錄有異揆以事勢亦甚不然者矣然西厓

豈是崇虛之人也在今思之公在遠關之地大臣
稟奪事史既出之後始到關内得聞於喧雜者之
言退即記其事稿而未正而身後裒其文集者亦
不知當時實迹故誤爲編入以貽後人之疑耶否
乎不然一代名人若柳相者豈有記事之失實也
若是哉大抵我東之俗不計小大凡有事頭作一
切無根之說樂於浮談而若有其實者是其弊也
公既不以事親預目覩身且後到於事史之後而
徒據人傳記有失實勢其然矣　先祖去世于今
幾歲當時實迹與之見聞者尚且在世一國萬口

何可以掩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若無書武成一篇聖作聖述而其中可取猶不過數策則書之不可盡信自古而然是記之或有舛訛何足怪哉至於光化門無一人云云者尤涉非似我 國宮門之法雖在平常無事之時亦有守衛多人呵禁出入此則亂餘今日凡事蕭條之時猶不若是之甚况當昔太平内外威儀大備之際豈無宮門一人之守乎事出倉卒設或不遑於加客而何至於并常時之法而亦皆撤去以成空門乎考見 先公行狀則乙丑九月 上不豫公以備嗣未定為憂

嚴勑諸衛云此則泛記當時行事而已非義公之
事也乙丑蓮豫之日猶尚如此一人行事矣獨有
異於二三年之間而當丁卯 君上薨逝之日獨
令撤去宮門之衛使無一人也此則尤不近似而
擧前擬後則其衛之勑必在於 薨逝之前矣故
相臣李公恩國每與人語及丁卯事輒自嘆曰
明廟昇遐儲嗣未定上下惴惴若無所聽領議政
李公承名入內定策而出一時擧措無不合宜而
服於人心者申飭諸衛仍嚴糾門時元公混判戎
曹以郎官分把諸門扱衣自走時按諸部體統尊

故也 閱庭甫然余亦以其時即僚把門頻覩其
許疊疊而言嘖嘖不已其他巷談小說莫不相符
猶今目見安敢自誣於君子之衮鉞也又記中一
則曰素有重望國人倚信一則曰百僚望見莫不
傾想以爲此人在國事必有所賴一則曰處事或
踈而人不爲非此等說話亦相牴牾不可知者也
旣曰素有重望國人倚信又曰百僚傾想莫不以
爲此人在國事必有所賴云則處事似不至於踈
矣處事若踈則國無所賴矣人何不爲之非又何
所恃而倚信哉此又不可知者吁可惜哉至若許

翰林國中國之名臣大賢也承 天子之詔命來
臨外藩上與邦君抗禮而若非深有敬服於心者
何至於頒詔迴還之日下轎就前而禮揖之行蹟
古所無之殊禮乎中朝之人視我外藩人何足計
數而至於還朝之後輒問安否古者外國人則或
有慕於中國大儒發問於龜山考亭諸先生出處
安否者而有中國之人若許太史名賢者問我人
安否者乎惟我東方自羅及麗以至 聖朝接待
華人者載在國乘班班可考而唱和之間禮貌之
之勤則猶或有之而至今千百年之間華使之就

拜陪臣有此禮乎無此禮乎此則不但驗其人之見敬於華人其於爲國之光亦已大矣然則公之在世行事於國中則有小民愚夫之信服誦祝者一接於華人則有敬服行禮之超絶千古者此正古人所謂不可欺者耶宜乎 國朝宗系之誣一言見信於太史而能雪於二百年之後也國不偉歟玆皆國人所悉故曰此柳相公之所記徵之於所聞於前賢者敢以尾之嗚呼覲吾錄者必有辨之者矣公譜孫必行所著

柳西厓文昭殿記事

國家於 宗廟之外別立文昭殿于景福宮東北建
春門之內爲寢殿自西而東以奉 太祖及四親神
主以事生之禮事焉此 世宗所定也後 成宗追
崇 德宗而以 德宗與 睿宗爲兄弟不可幷入
文昭殿別立延恩殿於神武門之內以文昭殿之禮
祀焉乙巳 仁廟昇遐三年後議陞祔當時議臣李
芑等以爲文昭但享四親若 仁宗陞祔則 世祖
當祧而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當祧請姑祔 仁
廟於延恩以此 仁廟入延恩人心憤鬱以爲李芑
等有疏薄 仁廟之意而然也戊辰 明廟發卑禮

官請與 仁廟同祔文昭議定之而後寢及前殿皆狹窄不容一位於是遂於後寢東加造一間屋并前爲六室而祧 世祖主以次而祔獨前殿合祭時 太祖居中四親主東西相向爲昭穆之序 仁廟與明廟雖兄弟同一位而室則有異無餘地可設大臣與禮官再三審而無以爲計時退溪李先生在朝建議曰前殿之制東西長而南北短若依古廟制立太祖東向之位 太祖遷居西壁下東向二昭二穆以次而列南北相向則殿內有餘不必改作而亦合同事復古之義矣李公某爲首相不以先生之言

然以為　祖宗所定坐向不可易改而屋制古今有
異雖改坐向殿內終有不便於周旋者群議紛挐不
決而先生亦去國矣李公既而請仍袝　仁廟於延
恩而獨袝　明廟如乙巳諸人議於是臺諫侍從群
起而攻之余在翰院上疏極言其非李公亦上疏自
解其意而更從群議然前殿終是狹窄不能容床卓
無可奈何戶曹參判柳景深立議以為祭器形制太
大以此不能容當更鑄祭器使之適中則屋雖依舊
不改而恢乎有餘地矣衆從之遂設都監柳公為提
調改造祭器行用而　上未之見也一日　上親視

膳于文昭殿見卓上器皿皆變舊其制陋小膳皆減削大怒悉命打破新鑄器不用任事者懼得罪竟無事

謹見記中有曰 仁廟昇遐三年後議陞祔當時議臣李芑等以爲文昭但享四親若 仁宗陞祔則 世祖當祧而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當祧請姑祔 仁廟於延恩以此 仁廟入延恩人皆憤鬱以爲李芑等有踈薄 仁廟之意而然也是專以 仁廟之祔延恩爲李芑所爲也此則大不然矣何者嘗見 先祖文集中論 仁廟祔文昭

劄曰臣於乙巳禍作之初爲李芑林百齡等所嫉惡屢欲加罪而無名可指出臣爲平安道觀察使故丁未年祔廟等事了不聞知其後任滿還京始聞物議藉藉皆以　仁廟奉安別殿爲念欝其後尹溉語臣曰　仁廟別祔於爾意何如臣答曰身在遠外如此等事不曾理會實不知首末云溉曰我與沈連源同議以爲　仁廟今當入祔則　世祖當遞遷矣但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得已別祔　仁廟我乃遭喪去位連源仍我言建議別祔而今者物議歸咎連源深爲未安云云則當時祔

議之所從出專爲之顚末在今可見而不可誣且以此告于君上則益知斯言之非浪乃大臣相與之實迹而亦可想尹相不避時謗不自隱而自當之賢矣公獨不見於此耶其亦異矣以 仁廟之祔迺恳爲芑之所爲而繼之曰李公請仍祔 仁廟於迺恳知乙巳諸人議云云歟李芑乙巳釀禍之人也至今謂芑等爲乙巳嘉人此非泛然可比之人也 仁廟別祔雖違一時物議已非李芑所爲則芑惡雖貫盈豈可以非其所爲者勒歸而喻人於不當喻之人以眩後來耳目也其間措語本意有

雜號者可可惜哉且 明廟之喪出於丁卯則其
喪之畢必不在於戊辰而記曰戊辰 明廟喪畢
云云 國朝禮備君親之喪皆畢於三年遵中庸
貴賤之通喪而未知 明廟之喪獨於朞年而畢
之耶先生一代之名相也若使後世見公此記則
必曰李某附同於李芑議 宣廟不行三年喪一
記鈌緘君臣齊陷可可惜哉是誰欺歟且曰李公
亦上疏自解其意而更從群議然前殿終是狹窄
不能容床卓無可奈何云則想其時諸大臣之意
無不欲祔之切屋制致然更無可爲之事而當時

論者不諒於斯謂爲當事者之過也過爲不似之
論也明矣至於戶曹叅判柳景深立議祭器形制
太大以此不容當更鑄祭器使之適中則雖依
舊不改而恢乎有餘地衆從之遂改鑄祭器行用
云云則是小其器使容六位也然則 仁廟似是
入祔文昭矣未又曰一日 上親視膳於文昭殿
見器皿皆變舊其制陋小膳皆減削大怒急命打
破新鑄器不用云云改鑄而小其器皿者爲容六
位而後乃打破小器而不用則必依前大其器矣
依前大其器則六位亦必如前不容矣六位不容

則 仁廟似當還出而今記中何無此等結末處置歟然則 仁廟還出不祔耶昭雖遷大臣安不出耶實未知其去留之如何也噫元不記此事則已記則當詳爲吾東典故之一明文可也奚爲是失實不該之語起後來疑惑之端歟此亦稿未畢斷簡抑編集之致漏者耶吁可惜哉嘗考東閣雜記亦記此事有曰 仁宗將祔廟 世祖當祧遷命明宗東西班二品六曹參議以上議之皆以爲仁廟祔而 世祖當遷 上答議得曰 世祖乃當代四親之主毁亦莫大遷之未安欲於延恩殿

別祔　仁廟何如領府事洪彦弼等論其未安至
於四啓始允之過數日後招大臣論以　世祖不
可遷　仁廟祔延恩之意大憲安玹大諫李蓂副
提學周世鵬等論　仁宗不祔文昭未安之意或
啓或劄大學生鄭琚等亦抗疏論之竟不允今
上朝宣祖韙也　明宗祔文昭時曰相臣李某等議啓
並稱祔　仁廟而若拘於五室之制則　睿宗亦
當遷故以　仁明二代爲一室云云此亦吾東實
錄信文行于世有徵於後者久矣然則前此尹相
之言證之後以東閣之記考之祔議之不從乞出

斷可驗矣所謂從乙巳諸人議者獨何所攄歟後之尚論之士必有所考之者矣公曾孫必行所著

己卯錄

李浚慶字原吉辛卯及第爲修撰與吳壽聃同坐慶後爲領議政丁卯六月華使許國等賫隆慶皇帝登極詔已臨境上 明廟昇遐內外洶洶公奉遺教迎立 宣廟迎使頒詔上下晏然華使歎服罪普雨黜元衡伸冤枉革弊政其後辭首揆居閑養病數年而卒配享 宣祖廟庭此出印本

又一本李浚慶字原吉己未生辛卯及第爲修撰與

具壽聃極論黨人之無罪久廢請收敘後爲金安老所忤坐廢然庚辰己卯辛巳竄人及入居良賤人并六十餘人一時蒙放皆其日力陳究問之由也 以下與印本同

退溪答金鶴峯 誠一 問目

兄弟服如所示豈不善哉但病痛無狀凡期功以下諸服皆不能如禮只從俗過了今承示問不知所以爲對縮恧歎服而已曾聞領相 指公 行其伯判書公服頗采用古制未知何如聞見可知矣云云

李淸江 濟臣 鯸鯖瑣語

家禮六親之喪各有等衰之服我 國雖遵行而常
用於父母而已自親兄弟以外皆著布帶日月久近
循 國典給暇之限而已壬戌年李相某指公也爲其
兄觀察使某指亞獻公也服衰自後士類頗有服其祖父
母兄弟以及伯叔父母者遂爲近世厚風

南冥曹先生植答公書

幸承鈞札遠及窮巷并蒙多般藥餌撥藥良勤雖未
能醫得病痛其不寔故之意實今世所無也當日中
宵殘燈明滅渾似說夢不禁依依兩年來曆留作兩
年面目奚啻惠念百朋伏念深山應接黙是鹿豕追

誠十分愼嗇益謙珍重至意不有遐心僕亦請公上
竦如松毋使下援如藤用是爲覔更認貌得辨眯不
勝驚歎獨恨令公聾爾之不早也伏惟令照謹謝

南冥書公所贈心經後

友人廣陵李原吉以是書遺之其自言曰吾雖不善
而與人爲善之意則誠不淺也推是心也分國錙銖
庸細事矣予初得之竦然惕然如負丘山常自警云
庸信庸謹閑邪存誠岳立淵沖燁燁春榮雖寫揭壁
中而心常楚之越者多矣心喪而肉行非禽獸而何然
則非負李君則負是書非負是書即負吾心哀莫大

於心死求不死之藥惟食爲急是書者其惟不死之藥乎必食而知其味好而知其樂可久可安朝夕日用而不自已也努力無怠希顔在是嘉靖辛卯十月日夏城曹楗仲書

李尚書墅松窩雜記 凡五

近世名卿以友愛見稱惟安相公玹李相公浚慶兩家而已安相以敬爲主於其兄判書瑋事之如嚴父乘則下馬坐則必趨拜於床下唯諾惟謹李相以愛爲主於其兄判書潤慶友之如親朋坐則接膝臥則聯枕相對言笑爾汝爲戲兩相家風雖不同而皆爲

一時搢紳之所欽慕然潤慶之卒相公制服悲痛終始如一安相之卒瑋之弔哭無異乎人似負相公平日之厚瑋以此未免識者之譏

李相公浚慶號東皐自少風節毅然廉謹自牧國家於議政年七十者不許致仕例賜几杖受几杖之日其家必設宴此搢紳先生之盛事而亦朝廷已成之規例也設宴之時所需之物必發書列邑多方求索累月收聚然後乃設故濫觴傷廉之譏皆不能免公獨不然不發一書不求一物出其俸祿之餘貿之市中不侈不薄成禮而罷公之相業兩朝贊襄之外其

緖餘一端廉潔之節炳然於暮年又如此
西方乃物貨之地雖小邑之宰皆有分外之物况箕城故都其在全盛之時一道人物之繁夥嘗納財貨之充牣爲留守者纔涉循例便成銅臭獨東皐相公都憲雲夫於兩期之內所捧諸色之物別藏一庫而秋毫不與相干西方之人至今以清德稱之者惟此兩公而已雲夫卽金德龍字也
東皐李相公爲首相都堂弘文錄會議時栩以幾圈爲定之及收圈將畢公更爲加一圈盖公之子德悅入於栩圈之中故加一圈前後數十年來同參堂上等

皆爲氣使心交其乳臭子弟無不得圖此權奸之所
以縱恣也相公雖達物約其亞大氣象眞不可及也
近者弘文錄揀擇之時勑以五圈爲限收圈之後左
相某力言五圈數少減一圈用之其子某及吏曹參
判某之子某俱以四圈叅錄其行事與東皐何如哉
李相公浚慶嚴毅峻直孝友忠信出於天性聲音如
洪鍾眼光如紫電廉潔無私人莫敢干學問該博遷
事立斷當　明廟昇遐之日椒親用事人心疑懼公
毅然不動朝野賴以無憂焉本朝賢相黃喜許稠之
外鄭光弼之後一人而已

箕城志 凡二

李浚慶字原吉廣陵人乙巳兼府尹扈重清簡以丁未大水仍任一年盡心救濟民無捐瘠後爲上公能鎭危疑詔使許海嶽稱其爲人

李相浚慶爲監司時與客登春陽臺眸賞江山曰必聖人然後可以都此若下聖人一等對此勝槩必耽樂荒濟喪亡必矣

李尚書睟光芝峯類說 凡三

在前三司之官不爲投謁於三公盖所以自重而亦以重體貌也李浚慶爲相時副提學沈義謙往拜浚

慶浚慶辭曰副學爲何事來乎義謙曰以歲時故來謁耳浚慶曰三司長官來見三公則人必聞而駭之後勿來見云前輩風采槩可見矣

李相國浚慶少時嘗作詩示鄭士龍曰吾詩可比古人乎鄭曰雖不如古人爲友人作別章則有裕矣李公自是不復吟詠其偃強如此今人粗能作應俗文字則妄擬古人趯趯然自以爲足果何如哉

李相國浚慶以老成持重與後進相左見忤於時卒後謗議未息吳判書祥爲挽詞曰功在宗祊澤在民能全終始獨斯人不待百年公議之謗言謗言譏作是非何

累地中身至今言相業者推公爲第一吳之言信矣

澤堂李尚書 植 爲大司成時啓辭

云云春秋一經乃聖王經世之大法邵子取象分配四時程子所謂處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爲君父爲臣子皆不可闕而不學者也此經廢興關世教隆替胡氏傳序盡之矣我 國故名相李浚慶以經術致相業而尤崇尚春秋奬勸士大夫至於刀筆胥吏皆令學習此豈偶然之知見哉 云云

清陰金相國 尚憲 所撰趙舍人 廷機 墓碣

云云李相浚慶臨歿遺疏言朝廷有朋黨之漸時議

深詆嘗於 上前大臣三司攻破其說𠎝多非倫公進曰浚慶言雖過出於憂國無他膓謂之小人則非也退而同僚上劄語益峻公曰如此何可服人心乎終不雷同銓曹用擬公嶺邑云云

象村申相國欽春城錄

李浚慶字原吉贊成世佐之孫修撰守貞之子世佐被誅於燕山守貞緣坐死浚慶年六歲浚慶兄潤慶年七歲俱坐祖父累竄配丙寅燕山廢 中廟改玉始釋養於外家兄弟並爲國器浚慶先登第潤慶又而後第而咸有公輔之望潤慶未及大拜而卒浚慶

明廟朝入相暨 宣廟在邸浚慶以顧命元老受遺
迎立挺然有大臣風采朝野倚以爲重臨終有遺疏
指論時事以爲將有朋黨之漸新進士流慮不及遠
至上章請罪不遺餘力極口詆訛而 宣廟不從不
十年浚慶之言乃驗人益服其先見吳判書祥以詩
哭之曰功在宗祊澤在民能全終始獨斯人不待百
年公議定是非何累地中身世傳誦之以爲知言浚
慶生弘治己未沒隆慶壬申年七十四今 上朝卽光
海賜謚忠正配享 宣祖廟庭子德悅承旨

藥圃先生鄭相公琢謚状

云云公初釋褐人無知者隸校書館李相某指公也一見器之曰顏狀類雌龍後必大貴云鄭相公彥信即公從姪也亦嘗言其大貴至臨終命以犀帶與之後鄭公亦果登閤公之藻鑑類如此而其帶爲人轉借至其孫判書世規推之不得往來書尺至今藏之判書家云

林白湖悌詩

原吉號生相公今不在草堂老子拜何因忠言一劄推先見亞學千年啓後人漢鶴吊迴邦已瘁秦眷毅後事多新巖棲久切云亡痛獨過春城淚滿巾

尹孤山善道記

東皐先生相國李公四朝元老一心循國家有至行

朝多偉烈素性嚴毅方直所學光明正大平生無致
飾於外務以悅人矯俗干譽欺世盜名之事無毫末
係吝偏私之意洞洞屬屬至死不變之人也是以在
世七十四年君子好之小人惡之國人無愚智不歎
瑕疵而公之爲咸鏡道巡邊使也退溪先生製其
教有學究天人沉機先物鎮頹俗屹乎若砥柱中流
等語且退溪先生之乞退也　上問卿無可薦者乎
對曰首相李浚慶不動聲色措國勢於泰山之安柱
石之臣無出於此人也然則公眞所謂無間然矣粟
谷李公之疏曰浚慶藏頭匿形鬼蜮說又曰浚慶

之言媢嫉之嚆矢陰賊之赤幟又曰古人將死其言也善今人將死其言也惡此何謂也蓋公臨終具遺劄云云時有小人深惡中其情狀幾及屬纊怒學爭抵謂做出朋黨眩惑君聽小人例以君子爲黨三司交攻無所不至幸賴　聖明照燭其計不售國論底定其後十年朋黨禍起爲國大蠹果不得自掩於幽隱欲掩之中當初攻公者果何意歟噫以此觀之則退溪先生所謂學究天人沉機先物蓋有實見得於公而非誇美之虛言也明矣若使栗谷早知公之學究天人沉機先物則於斯時也先見雖不及於呂時

而必不以藏頭匿形鬼談蜮說媢嫉嚆矢陰賊亦譏
詆公矣當時小人之誣陷我公不足言矣栗谷以一
世名儒爲此舉措作此言語良可惜也君子之學必
以知至爲先爲重知之未盡則行之必差於事則昧
於是非於人則昧於邪正如此則何足與議於道也
大學之道必先於格物致知者此也然知人則哲惟
帝其難知人豈可易言也然人之行事也少則雖聖
人固有所難知也人之行事也多則雖愚夫亦無所
不知也東皐相公其立朝也久其行事也多章章在
人耳目者無非美談無可訾議而栗谷之同朝亦久

則必有親炙而可知者矣而不能知其學究天人沉
機先物而至於認爲鬼蜮娼嫉陰賊何哉此後學所
以反覆思之未得其説疑惑之意纏結不解欲亟於
有道而不自己者也聊記所見以俟後之君子

明宗大王實錄 孝宗朝命考 明宗朝清白吏知春秋李厚源翰林洪柱三考赤裳山史記乙未四月初九日 啓下吏曹

明宗朝壬子冬十一月 命賜宴廉謹人于 闕庭
賜一等樂各 賜丹木胡椒有差至昏後 賜白蠟
燭各一雙○廉謹被抄人戸曹判書安玹右參贊朴
守良平安監司洪暹未赴任 刑曹判書趙士秀大司成

[illegible]權健吏曹參議李夢奇左承旨[illegible]右承旨成世寧
大司諫尹春年判校尹鉉左通禮尹金寧令柳渾
用副正禹世謙司僕正朴永俊司饔副正任輔臣弘
文校理鄭宗榮副校理朴民獻工曹正郎李增榮內
贍直長金夢佐等十九人參宴○大司憲李浚慶贊
以卿字仰之云同知中樞任虎臣周世鵬同副承旨金鎧前
司成以退溪年譜觀之則前字疑作大字不然則前字下脫大字李滉典翰宋贇
部將許世麟軍器別坐安夢濟行司勇金彭齡司宰監
正姜允權等十人病未參宴○外任被選人會寧府
使李榮江界府使金洵羅州牧使吳祥尙州牧使申

潛密陽府使金雨溫陽郡守李文重慶醴泉郡守安夢從

璵江陵府使金擴新溪縣令俞彥諴金溝縣令卞鼎

男韓山郡守金若默知禮縣監盧禛泰原縣監李士

衡善山居前郡守金就文等十四人各 賜鄕表裡

一襲

辨實錄名字誤書之疏乙未六月十一日玄孫生員厚徵五代孫前參奉參晩幼學挺晩啓晩六代孫幼學[illegible]以宗孫幼學最晩爲疏頭呈之○惟在京者參之

伏以臣等俱以微賤竊有疑惑之私敢干 聖聰伏

願 殿下垂察焉臣五代祖故領議政 贈諡忠正

公臣某歷事　中仁明宣四朝其官爵姓名志行事蹟俱在　國乘今不敢剩贅而近日士夫間相傳之語聞之則頃日自　朝廷實錄考來時先祖臣名亦在謄　啓之中而先祖臣名某之慶字以卿字書之云臣等聞來不勝驚惑不但臣等驚惑聞者莫不爲訝若使當時復有與先祖臣姓名音同而字異又有與先祖臣官爵相似行事相同之人則今之謄　啓中姓名必是其人矣若無如此之人而先祖之名果是誤書則非惟臣等之驚惑其於　國家記實傳信之道亦後如何雖微末之臣旣標其姓名則固不當

訛以他字况臣先祖官叨議政且配　宣祖大王廟
庭者乎臣等雖微賤旣聞之後情理不得不辨而無
路上達玆敢不避僭越冒瀆　宸嚴伏顧　聖明下
詢在庭之臣俾考當時　實錄亟　命有司使之釐
正千萬幸甚事雖係於祖先實有關於傳信之道以
公以私安可但已干冒　天威死罪死罪臣等不任
惶恐懇禱之至謹昧死以　聞玆孫厚徵製　答曰省疏
具悉當令該曹議處焉
禮曹回　啓判書吳竣　啓下是白有亦故領議政忠正
公臣李浚慶歷事　四朝巍然相業在人耳目赫赫

看詳日壹是今衡巷間孰不知姓名乎觀此疏辭則
實錄考來時其名訛以他字云未知 實錄中所載
訛誤如此而史官謄 啓時曰循不察又致重誤爲
白手喩着今史官待 實錄考出之日明白釐正以
彰 國乘傳信之道俾無相臣謬名之患何如 啓
依允 正言洪柱三啓曰庸陋知臣猥站言責驚惶縮伏罔知攸措竊聞幼學李最晩等以其先祖故
相臣李浚慶名字之訛誤上章陳卞而該曹回啓以爲史官謄 啓時曰循不察以致重誤云臣於
考出之時忝在史局下去謄書而一依 實錄所載傳寫而來則雖疑其誤莫重史草不敢擅改曰
以書呈矣今見最晩等上疏及該曹回 啓曰循重誤之失臣實難免臣何敢晏然而已乎云云
遞事

隆慶丁卯閔扈以告訃使上通事將赴京先生書赴
京所荅若干条以給閔扈曰前日許太史之還求得
牧隱集而去旣有詰問本國奏辨之事則須以年少
恐或差失玆以崔世協林芑等加差庶無遺憾之憐
慎之慎之且今 上新即位序次最幼不無疑問如
問此事當以 先王在世察宗室中可能繼述者擇
賢定嗣大臣順承 先王之志奏之如問 上年歲
幾許以實對如問養老王峼嶸之事答以痼疾聞人
足聲輒驚怒不能莅國事故奏達朝廷讓于弟 恭
僖王遺教曰薨逝之日恐煩上國愼勿告訃玆故不

敢奏達云　宗系事親製表呈文以付之閔巵等到京
提督主事徐應龍乃兼修撰實錄者也不意招朝鮮
大通事慌忙上去卽問曰汝國累以宗系辨誣事奏
請今見牧隱集則汝國祖名與字相同是何意思耶
答曰豈有此理主事以牧隱集投下曰此是許太史
持來汝國請刊也汝國祖名春字亦春必是仁之一
字誤也答曰古人亦有因名以號者何乃以此疑之
乎雖然小的年少不達舊典當於陪臣處問達主事
曰然更入跪告曰此事非常第念陪臣與小的言語間
誤聽請得手迹以報主事仰壁良久曰果矣卽取小

帖書給曰名而字之所以別敬也字與名同何以視
敬且仁與泰義相同無乃李仁任也以朱點句而給
得帖週告使相任說黃瑞書狀官金戣則皆撫掌歎
曰李相國先知之鑑如是矣即令林芑考古字與名
同者二人書呈則主事又華書曰古人偶犯此亦不
足為常法云然後使及書狀官一行人負持李相國
製答送呈文以告徐應龍答華曰李仁任僞非今國王
祖矣但恭愍王之死得其善終耶都不能無疑於李
仁任耶亂殺王氏四君果為諱乎對以恭愍王無子
陰養辛旽之子〻禑為己子及為洪倫崔萬生等所弑

禑立爲王將犯遼東先國祖倡義回軍僞王禑釋其位與其子昌恭愍王妃安氏奏達朝廷黜僞辛立定之昌君瑤是爲恭讓王禑昌父子皆爲恭讓所誅後恭讓又不君殺戮無度國人不堪相與推戴欽奉高皇帝命爲國王將王瑤便養私邸終其天年主事又曰洪倫崔萬生是何等人耶答曰洪乃嬖臣崔即辛宦也又問曰嬖臣宰宦何所憚而弒逆答以利得幼弱之主故爾又問李仁任職列與爾國祖何如答齊等耳然則李也亦作國主否答無朝廷旨意何敢云爲然則亦爲在職耶曰屛居京山府死爾主事曰爾國

累次叅辨今乃明知矣卽書帖以給使相曰通事閔
億崔世協頗能趂承善解人意視他日往來者所宜
達無所扞格賢使臣自在後日儀制司亦招大通事
甚急問以洪武以後國王次序答以年少不能盡記
當於陪臣處問呈翌日以先生所敎歷代次序書呈
則掌印郞中曰別無他意只以庫房雨漏爾國譜冊
腐爛不堪考爾云凡書授閔億知此等事十二条中
國所問與先生所言若合符節一從先生所敎而答
之一行無不歎服
隆慶丁卯六月二十七日二更二點　中殿傳于政

院曰兩政丞領相乃先生 左相李蓂藥房提調沈通源 元混入侍入

侍則 上疾大漸已不能語浚慶等俯首而泣請於

中殿曰有何傳乎 傳曰乙丑年王候不寧時有書

下之事常時卿等亦已知之矣浚慶等啓曰國事大

之事無可啓之言史官問于某曰乙丑書下事何事

耶浚慶曰德興君第三子問諱何曰諱某官則河城

君也浚慶又啓曰臣等已知之矣但兩司長官并命

參聽何如仍高聲啓曰臣等退去矣 上欲言而不

得左右不覺失聲二十八日醫官傳云上體手足漸

冷政院啓曰自內勿爲驚動浚慶等啓于 中殿曰

阿只氏請即時侍來侍來後在所亦禀 中殿傳曰侍來事依啓在所則禀定之 王大妃殿可也浚慶啓曰當自内決定之政事不可歧出也丑時 上昇遐于養心堂即命都摠府堂上一員兵曹堂上一員禮曹堂上一員承旨注書各一員嗣子侍來事標信宣傳官受去阿只氏由思政殿東夾門入慶成殿注書黄大受自嗣子邸問嗣子冠服當何如侍臣衣服亦何如大臣以白衣烏紗帽烏角帶爲當事通之承旨注書等入内庭拜見嗣子後侍出中庭云與行狀略異而姑錄此以備參攷

壬申七月十九日朝講李珥啓李浚慶反覆小人之狀臨死上箚之罪左議政洪暹啓曰指人以朋黨雖似未便然李浚慶與臣同朝長久平日每以君子自處性又剛方識見偉高今不可謂無學問憂國一念至死不變今若指以小人豈非失實之言乎果以此目之渠雖在地下亦不瞑矣大抵人之將死鮮不錯謬言之過中容或有之豈有貽禍士林之心而有此疏乎世人以浚慶之功德比之韓富矣時以洪相之言爲知言云

南冥先生與李原吉少時情分甚厚常以領衆氣像

許之後登台鼎問先生以書警之曰願公上疏如松無爲下蔓如藤 出曺南冥德川師友淵源錄下二条同

公兒時與南冥同學山中其嬉戲常以安社稷臣自許謂南冥曰爾則枯死巖穴之人也後人以其言爲自知而又能知人云

丙寅南冥承 召入京與原吉纔得一見而南冥遽還原吉以書追謝曰一言未洽雲翮翩翩壤蟲黃鵠悲慕奈何

東皐先生遺稿附錄終